春村集 坤

序 記 跋 雜著 誄

祭文 墓誌銘 遺事 家狀

附錄

共二

春村先生文集卷之三

序

櫟翁自序上

粤昔聖祖龍興丕啓文治一洗三韓夷裔之陋 太宗繼極垂運毓慶篤生 英廟天成睿知克配姬文讓寧遜位適成父志洪惟我孝寧大君以傳次之象幾嫌遠韜同於之越而文身淸權至德駢美虞仲方是時邦籙郅隆宗支繁茂而詵詵和緝吁嗟乎麟趾螽斯六世有諱某以剛直不阿事 昭敬王名聞一國號退憂有孫諱某登第當北人用事作詩見志屛

居耕釣及　莊穆王改玉始乃出仕無何黨人搆禍以餘怨間中公自是絶意宦途終老大嶺之下號雙溪翁雙溪公之四世孫也年十四先君子即世與弟萬春承教育於王考日省公日省公拊而泣曰余聖神之後也自前世常顯功名著於竹帛世德不吐絶於余乎汝父早殞所望惟汝余雖死汝其毋忘余志夫孝始於事親終於事君立身揚名以顯父母孝之大者汝其欽念哉泰春俯首受教眷眷服膺而志氣凡下才品滅裂年過三十學無所成屢中鄉解而輒屈南省丙子歲先妣棄諸孤仲及家督同時隕閔夭

椽荐禍才儁短折前後六七翁乃喟然歎曰我其顛隮乎聖人有言曰四十五十而無聞其餘不足觀且人之必欲顯榮者以親故也余獲戾于天二親俱亡雖欲榮誰爲榮遂廢舉業優遊取適以書史自娛晚更潑惟以爲墜先人之所托畫一身之所期埋没畢世罪孰大焉國有慶則東科庭苑時或應赴而亦無必得之心也翁天性寛柔不報無道與人交一視無別而中自有介人或目之以鄉愿亦不辭焉嘗作圓方說曰天爲圓地爲方圓者理也方者形也理先於形形後於理理澗而無滯形定而有分圓者近乎仁

方者近乎義周偏而廣大者非圓之體乎一定而不易者非方之用乎君子之以之也法乎圓則大專於方則偏圓方互資仁義並立然後德不孤而體用成矣大哉圓乎萬化之源而百行之本也圓或可以獨用而少悔一於方則有吝矣然此可與善用圓者道不善用者歸於流矣可不慎歟觀於此翁之所存可知已家仲國子君孝友天出文辭敏贍非流輩所及常曰是弟吾所急也不可一日無及死哀慟欲絕皇皇若無以爲生文以叙哀凡數千餘言常恨世譜之無傳自大君以下十一世行蹟裒爲一牒曾王考至

先考妣別叙言行肇卒又略記舅妹事實及殤冤諸志合十三篇以成一家之乘川城古稱仁賢之邦風流篤厚文獻彌蔚及先輩旣遠型範漸微儕友名勝亦皆淪落而風聲氣俗日就渝薄於是作古詩十二章以寓傷時感舊之懷平生愛酒酒戶不寬數杯卽止止輒思之而家貧不能常釀又不善飯得酒力少進家人以此常沽而飲之人有斥之以高陽之徒亦不恤也有酒詩四篇愛吟詩亦未嘗多作意到則作而不深於聲病格律惟取冲澹蕭散嘗曰詩本言志三百篇之發於咨嗟咏歎之餘者自然有音響節族

而不能自已何嘗費力雕鏤神頭鬼面以求其驚人哉古今之詩凡三變而律詩出然後言志之意亡無復古人之風矣妄嘗竊取朱夫子之論選詩語以爲作詩準則而庶幾焉非曰能之盖謂詩之本體然也於是作古風一篇又曰立言不朽君子由之要以隨見言信立言之義曷可少哉終古聖賢未嘗有意於立言而言自合於理盖有德者必有言而因以不朽焉詩書六藝之文是也然則立德立言何嘗二而求之哉進德者乃所以修辭也自少喜看大家文字如韓柳歐蘇無不貫穿而才力淺短卒無所成晩更回

頭反求乃曰是皆古人之糟粕何益於身心悉去之
專心於經傳而於庸學尤致力焉精衰善忘隨得隨
失又曰萬物之中人爲最靈者以其能踐其形也堯
舜之建中孔孟之盡性皆所以踐形而其具與人同
不可以他求也今以不美之質求反其性非百倍其
功不足以致之乃反悠泛虛老以終歸於自暴自棄
之域其爲不仁甚矣遂作四幸吟寇難以後不奠厥
居始遷于春陵因其居而自號曰春村後十餘年又
遷于東卯以爲終老之地前有櫟樹自生可愛遂以
名其齋仍號櫟翁爲之記又有櫟齋詩畫自況也自

幼少聽及飽經寥戚神不定帖當夜而卧目不交睫
邪思妄念流注膠集不能自制遂乃着心於誦讀要
以退雜思而引睡魔馴致成癖咿唔之聲不絕於口
於是知者悲其志不知者以爲狂易老婦從而譏曰
翁平生好讀不見其效乃今垂死有何所期而自苦
若是翁笑曰嘻是何言也劬書士之本業死而後已
豈可以老耗而便休昔松月先生九十有一病旣篤
而猶不廢誦臨終喉間微聞有聲及氣絕然後聲遀
以斷篤行君子之事吾何敢望也然乃所願則亦惟
是也嗚皐子姓郎退憂先祖宗孫也年十九登庭科

才詞英妙擅名一代四世聯第榮顯傾朝惟是論議太峻甚於一邊人以宣川守爲權人所搆被極禍湛宗通國至今冤之子孫仍替不能自振有十三歲兒爲人雋爽才且銳可以起家聲翁憐其早孤失學丙戌夏携而南歸授綱目見解日就翌年夏得奇疾死輦而瘞之文山下李君之塚傍峒宗門之塗椽文以誄之 上之八年癸卯翁年八十立春日作詞曰八十春容易過百年壽且如斯平生事有何做點撿來空自愧渭川漁父鷹揚績邦能望淇澳君子旣耄戒庶可追新春喜氣滿天地引領西望兮猗蘭殿上奕

業基二月朝家設誕慶之科於青烏翁蹶然喜曰是國之大慶也環東土血氣含生之類莫不延頸而蹈舞況此宗英世祿之遺裔乎幸而不死獲覩千一之盛際余何敢自諉於老耄而退伏乎將欲隨多士大判圍頌國祚之無疆瘧氣梗路遂不赴

櫟翁自序下

甲辰四月翁以宿病鬲瘩之症逾月沉痼病中有述懷詩曰少年浮浪謬期擇遲暮方知自暴慚世路風波身外事人間名利夢中談一心都付秋塘淨萬慮俱空蔬味甘誰道老工猶獨炳嗒然凝坐似禪參盖

自悼也昔宋夫子跋老杜同谷七歌歎其卒章歎老嗟卑之語曰人不可以不聞道也翁之此詩尚或免於夫子之譏歟少日夢江左翁以一幅篆書授翁狀如輪圓而三回書篆五色斑爛謂曰此無可傳君其持之覺後了了至今留在眼中而無其徵是誠可異也昔韓文公夢得丹篆此則文起之兆於翁太不近時江翁棄世不久心常景慕故發於夢寐歟有子婦柳娘孀居三十年善事翁今年冬死於五日之病翁哭之慟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而昌辜焉其藏也有訣語數千言翁自是益無意於人世事神

精希夷窅旨有不省而猶召歷簡丹之閱曉得道德經喜而讀曰老子之道雖不合於聖人其意亦欲脩己治人而當衰周之時閔世人之文勝質喪要欲反樸回淳故其言如此所謂絕聖棄智之語天地不仁之說非是本意如此也實亦憤世之言也自漢以前尊用其術上而爲君者能行恭默之道下而爲臣者亦爲淸靜之治卒成富庶之業及晉之世狂誕之類盜其糟粕而托爲玄虛無實之談欺塗一世遂亂天下是豈可謂善用老子之道者哉今之時亦文勝之世也巧僞漸生元氣都喪而風謠俗尚日趨於浮夸

不誠之域翁之所以讀此者非是尊慕玄牝谷神之妙也盖亦取夫矯俗立言之深意也使翁苟得意而經世其轉移時措能得玄元遺意而使一世回淳而反樸也歟

金潭巖實記序

晦菴夫子有言曰先祖有善而子孫不能知是不明也知而不能暴白以傳於後是不仁也噫不明不仁是固爲人子孫者之所可懼而無其善而惟務闡揚亦非顯其親之道也潭巖金先生當喬桐初訌潰之日孽臣睢盱驕攙潛伏而在朝諸賢不量時炳幾方

且盡其匪躬之節不避射影之弩瞻烏之慟匪古斯今則吁亦岌岌乎危哉先生以喬木世胄處去丞尺五之地乃能瞭然遠眡高舉深藏卒之超脫禍網考樂永終而與古之天遊自適者相期於飈塵滅沒之域其志可謂悲矣其迹可謂微矣嗚呼先生早悟誠明之學平生講磨無非修己治人之道則固不可謂之漠然無意於斯世者而遭罹屯難曾未能略試其蘊卷懷埋沒終歸於潔身果忘之倫玆豈非斯文不幸之憾歟迺者先生之孫中樞公請文於訥翁先生叙其事之始終甚詳而載之石而竪之遺墟之上又

徵大山以下諸名勝記跋之篇以揄揚之於是遠近章甫莫不尊慕之詠嘆之播諸聲詩殆將累數十章而使先生之高風逸韻之幽隱不發者燦然暴白於當世而輝映於千古夫子所云明且仁之子孫者其不在於斯耶若是者儘亦無媿於顯其親之道也歟中樞公又嘗欲掇拾遺事之散軼者裒爲一帙以圖傳遠而未及卒業公遽卽世矣今其遺胤弘景等慨然用心始克蒐輯首以秋江師友錄又摭先輩遺集中語並與其輓詩二首而列錄之且以前後所受碑文及贊慕諸什次第編附合爲一冊以便玩閱其亦

可謂克成先志矣以泰春忝在外裔辱命誌其顛末自惟晩出無所識知輒述賢蹟而列名秉筆之次有非其分之所安者盖嘗以是辭焉而不獲也乃敢竊取朱夫子之遺訓敷以爲識著其顯親之至意且以紓夫景賢尚德之思云爾

芙蓉堂重建詩序

芙蓉堂夏山成先生燕居之齋而寒岡鄭先生之所命名者也噫世代既遠風範莫徵而師門之引喩稱賞乃如此則顧名思義先生之所存庶可想見其髣髴已竊嘗欽歎而景慕之思欲一躡遺址爰挹淸芬

以紓夫曠感之懷者宿昔項年有事昌山經由伊水之上祗謁先生之院仍訪舊遺堂則茫爲灌莽無可識尋矣於焉徘徊四顧感慨不歇而悼芳躅之已逖悵名區之長湮迺者先生之孫祖寅甫爲能鳩材蓄力縛得小亭於舊墟疏滌穢斥砌塢林園池臺亭亭有致而上舍洞氏又作小志長律道其顚末甚詳泰春於是得以讀之跽而歎曰於乎休哉亭觀之興廢雖無常苟非子孫之賢篤於奉先而勤於幹業其烏能使百許年隤蕪之先蹟一朝煥然重新而杖屨播馥如復覩於今日也哉然則是堂也不獨爲遺孫寓

慕之地而已亦足使游焉息焉之人士像想瞻仰若奉謦欬而惕然加其省勵矣斯不亦有補於世教之萬一歟於乎休哉奏春聞風起立不勝燕賀之喜而居遠老且死矣不克扶曳登臨齒於善禱之列敢以蕪語聊寄東湖緬懷之歎又次其長律以致不盡之意云爾

臺亭小集序

粤在癸卯首夏設耆老之會於茲臺臺之名會耆也始此時雪齋權先生以瀛閣先進壓座李騎郎檗妙年登第簪花遨踏於臺下一時名德之重風流之盛

至今焯焯人目矣迺者鄕之後生悼芳躅之逾遠慨

勝地之長湮增築臺址經紀亭觀創役之日適襄陽

邊觀汝戴恩行過有諗於衆者曰今之宿德長老

雖不及古昔而邊君戴笛之遊適際茲亭經始之初

邂逅榮耀寔符前事又有遞注書用汝在是宜辦得

小集以追徽癸卯之會乎衆皆曰諾於是有觀汝之

舊者莫不聞風來會會者老少凡三百有六人蒼顔

白髮斑荊序坐丹靘彩衫輝映澗滑笛夬奏技觀者

如堵霎時光景依稀昔年事遂列書姓名於卷末以

附臺亭古蹟於乎盛哉泰春於此竊自重有感焉今

去癸卯己四十三年先輩之笑談風味日遠月忽而當時奔走於弟子之列者又皆淪落殆盡泰春獨以巍然桑海餘生濫署於列錄之首俛仰人世寧不愴然興懷乎遂太息而書之從之登斯亭而覽斯卷者其亦有感慨不歇於斯也夫乙酉八月十六日書

世契序

宣城金弘弼幼輔甫摯其先甲稧帖詣泰春曰弘弼生晩不克父陪先友歡娛之日今孤露衰慘死且無日矣攀慕塵影感隕逾切將欲與契家子孫追躡前事以紓夫永懷靡及之慟賢其亦有意於是泰春敬

受奉玩淚血交零仍竊伏念我先君子於尊府丈托
契最早且密其平日趨舍游從未嘗不與同何獨於
結義講好之事而不相聞而相須也哉不幸先契之
脩在先君子棄代之後使先君子獨不得聯署於諸
公列錄之帖不肖痛恨於是焉其無旣矣安敢以是
自外於諸賢先誼之講乎且秦春獲戾于天二弟俱
殞嫂嫂孤寄常欲移其睦於朋友竊自冀有憑有庇
敢不樂爲之從幼輔而善其言而悲其志遂以徧告
諸同志以四月二十八日約會于丹邱講社論定規
約列題名案各家子與孫凡若干人而永嘉權正行

鳳城琴庭協此二人者則與泰春同其隱惆者也又
先友從子之聞風願從者並皆許赴而同事焉是則
同室周睦之義也酒既半幼輔甫作而言曰世契之
人有兄弟之誼而世故紛拏人心易移豈不重可懼
歟咸曰脊矣言何其慮之深而思之遠也於是泰春
從而爲之規曰凡事無信不立朋友之義惟信爲大
何謂信耐苦之謂也況所係既重乎是尤不可以不
信而久也夫以是信傳之子孫而永守勿替圖惟厥
終實亦事亡如事存之一道也凡我同人盡赤敬勉
之哉

[illegible]金霞巖既望會序

久矣吾東人慕華之甚也夫溪山之勝水石之奇其可觀而可居者或因其地名或取其形似必藉中國之所嘗擅美著名之而其燕喜也遊賞也亦必追躡乎古人已行之蹟然後方可謂之奇且勝焉此壬戌既望之會所以倣象於蘇仙赤壁之遊而天下後世之所共稱願者也在昔萬曆年間有黃愚叟閔景湜兩君子者就其所居之北洞川石勝處命之曰赤壁日往來其間而諷詠焉是皆出於慕華之心而取其形似者歟自是以來世之慕古好奇之士未嘗不聞

而樂之皆欲一往觀焉獨未有能為挾仙泛月之遊
者上之十九年壬戌之七月旣望松坡石灘二大
老聚遠近同好之士乃於玆壁之下舉酒相屬一時
名德之重風流之盛至今播在人口吾東人慕華之
心於是乎徵之矣迺者霞巖主人李景裕等山楹於
此而游息之又於丙戌之旣望約魯谷白山諸老伴
倣古事而設勝會於是賓客會者且數百樽爼旣序
肴核雜陳琴歌互奏簫鼓間作又縛得一葉之舟泛
之溪泓而沿洄上下激昂千古識浮世樂遊之稀事
也余嘗聞古今人不相及今觀景裕之辦此遊乃能

企及於二老遺躅而其所施設名物又皆略倣子蘇
子當日之所共樂則余之向所謂慕古好奇之士者
其在斯人歟余於此益信吾東人慕華之甚而重擊
節也遂乃略叙顚末而志勝焉後之覽者其必以余
言爲不誣也

記

櫟齋記

有樹曰櫟自生東卯童童成蔭春陵子築室其傍芟
其榛翳剪其叢柯盤桓其下而撫愛之名其燕居之
室曰櫟齋客有過而難之者曰古之名齋者或以山

石或以松竹必取物之奇且美者著其楷蓋非賞趣則託操也即其所取其人之所尚可知已今子奚取於櫟而爲之名乎其賞趣歟託操歟夫櫟木之賤者不適於材不周於器無山石之奇趣蔑松竹之貞操樸樕雖奇於林總之中匠石過之而不顧畸人遇之而不賞若是乎植物中之賤且棄者而子獨取以名之不亦戾乎春陵子嘅然而笑曰固矣夫子之爲說也子徒知櫟之爲可賤可棄於品彙而不知余之爲賤棄於吾人反有甚焉固矣夫子之爲說也豈不曰擬人必以其倫乎物莫賤於櫟名我固當余櫟之倫

邑劣也賤老而莽既非需適之材又無諧耦之行彼恤恤塵出坱入而舒翹揚英者賤之如撇莩引類援勝者棄之以顓愚樸拙無與朽老林壑是固人類之最賤最棄者櫟賤於物而爲砂磧之散材余棄於世而爲草莽之散人以散朽而名散人不其宜歟彼山石也松竹也奇則奇矣美則美矣非我有也非我倫也我何取焉子不聞名者實之賓乎無實之名余不取也客唯唯而退書之壁以爲志

東卯記

卯之以東稱自西塢謂之也西之爲塢不知始於何

代吾李之居于此今三世古老言三韓時有皆丹部曲其堡墟𡑅基公田至今可指認豈以塢在部曲之西故名之歟丹水出於文山之下屈折南流水底皆老石巃礫溪多伏流春夏無潦輒涸灌用桔槔峭崖樹卉掩溪蓊客往往成泓泓多白小土人採之梧溪之水發源於蘆峯之麓又南下十里許至西塢前石小水緩灣淪渟滀值暵不渴民多賴焉東逝南匯與丹水合南行數里至虎山下兩岸陡狹如壘叢巖斷齶溪水積焉至此而山之東西來者皆攢聚累積盤紆關闌其間名山水而村者十數西塢最舊東邱處

二水始交之上中盤大陸幾百畝叢翳荒棘彌望蓁翳亂石嶙峋錯若置碁抉其穴則胞郊相糾搜其根則蹄股交織突怒偃蹇負土而出者殆不可數土皆墳壚青黎窮其底數尺盡水道餘土若非造物者始判清濁逞其詭奇必懷襄之日蕩薄爲邱陵也土人之不田不宅意或以此歟始余卜築人多以是病之然羣山控亙遠而若近朝帶獻媚目謀無厭枕席而臥神夢清美居之樂如斯而已足矣復何求焉或曰然則宜書之乃書以記

會若臺亭命名記

清溪白礫之上其曠然而爽者顥然而詭者皆可志以玩賞今姑取其最著者名之會岩則所謂會老臺者也循巖下數步許有老石隆然偃卧斗八溪畔者龍巖巖之少東盤陀側石可坐一人其下溪流扈折渦渟可以垂竿遂名釣磯釣磯之石與龍巖相對如門水瀦其間瀠可數丈廣纔藏舠石底側深洄紆一溪之魚盡集可置橧乃命之曰魚潀取詩之鳧鷖在潀之潀也釣磯之傍得石臺穹伏溪潯以捍噴薄之勢肩背隆廣可以環坐四人取爾雅所言水龜之形名曰龜巖龜巖之底竇而深隱成小广四隤而下西

出一竅北開小穴連溪水中得小陀容坐以庇風雨
亦可作烓瀹茗名以茶寵據龜巖磯窩之會疊石為
砌作茗亭直亭南五六步巨石負隅而蹲俯瞰溪泓
關闌臺曲者爲虎巖總之賦古詩八絕及十景律絕
以紀其實若夫風烟景物之勝人物魚鳥之樂隨時
變幻而不可窮者遲亭咸同好之士其尚有以追述
之以盡余言之所不能盡者矣

跋

家譜後跋

完山之李系出 璿源而以大君爲始者何也記曰

諸侯之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盖言別其祖而宗之也
此吾譜之所以自大君始以爲之祖而不敢上係于
國譜者也於惟我大君以 太支第二淸權至德沕
契乎周之虞仲而子孫之繁衍者殆不啻其麗不億
外裔之爲 璿派者亦克丕顯昌熾而 列聖之毓
慶越至于今緜緜猗蘭奕葉誕膺無彊之寶籙則我
不敢知大君之深仁厚德其不有光於吾東方長發
之鴻業耶於乎惟我先祖揭德振華以啓我後人者
其所由來厥惟遠矣至于獻納府君暨郡守府君其
文猷風烈又能適趾前美克昌厥貽而譜系之牒尚

未有成使累百年流傳德業幾至湮沒無顯而後世
來雲無能考據徵信曾未知吾祖之有如是之德亦
未審吾宗之分爲某派駸駸漸遠遂至於路人之歸
則寧不怛然而痛心哉今據大君誌狀中子孫昭穆
之序而繼之以　贈左承旨府君下至先府君沿源
溯派僭爲修述間有言行事實之出於家乘與夫得
之見聞者亦皆採而成書以遺後之子孫而至於近
代則記之頗加詳焉以其親於擩染故也劉氏源流
亦爲之逐載於世世配位之下以備參考是惟一家
之私乘非譜牒之通例也昔蒼石李先生裒述先譜

名曰興陽李氏家牒就質於西厓先生先生大加稱
賞亦欲依其法而著爲譜焉不肖是牒盖亦本於二
先生之遺例也後之覽者尚或悲其志而恕其僭焉

王考府君日省齋記後跋

日省齋則我王考府君所以名其燕居之室而蒼雪
先生權公之所爲之記者也府君平日凡行己處事
未嘗放過及其晩年又加意修省揭之於室以志不
忘恭惟先意不惟爲之自警於己而已乃其所以垂
裕後人者盖亦至深且切而奏春不能奉承觀厲無
所肖似又不能保守遺基漂轉僦居者有年于玆幸

今卜等眞家寢處有所於是而却顧橡景適追先人之志乃敢敬寫其齋名及記揭于壁上非敢以是自命于室竊取朱夫子以韋扁齋之義庶幾其夙興夜處服膺觀省得以少補於承先念慈之萬一云爾

先府君贈無爲權公業詩篇後跋

昔我先君子取友必端與同里無爲齋權公結義最早且容其相與之情非但里閈羈貫之舊而已先君早世無爲公幸老壽康寧泰春以故人稱孫日從容進見公輒話舊娓娓繼之以感慨不歇也公之棄代今又二十有餘年聲容塵影日遠月忘而泰春與公

之遺亂正運皆駸駸抵死矣有時說及先輩遊從之
樂未嘗不慨然起慕而有每懷靡及之痛也往 公之
孫思潤以先君子長律一篇見示考其年則在 英
烈王乙未六月時先君子方盛年 公亦志氣茂達其
相須規勉之意儘非尋常唱酬之作也於乎偉哉於
今甲子已一周而手澤尚新諷詠之間庶可想見其
笑談風味矣春春於是敬受而三復長嗚咽不忍釋
手因諗于權君曰先君子無述作在子孫者不肖竊
嘗痛恨于中今幸獲覩手墨且適會今年使不肖遂
願誠若不偶然者請奉弆墨莊以傳諸後權君慨然

曰是惟先大人爲吾先祖作也傳於吾祖子孫豈非兩家遺昆體先之至意乎眷矣言也是誠然矣秦春安敢私焉遂惕然起敬略叙其顚末於後因追步遺韻而奉還之嗚呼權君其敬守而勿墜也哉

五隱翁詩卷後跋

五隱翁平日善談詩頗識聲病格律往往警人余從遊之久得其緒論而心賞之然未嘗一與之唱酬叙述習不窺其詩品之何如也曰翁之遺胤袖遺卷示余披玩三復不勝風雨溪堂之感也翁詩貼貼地說道意致襯穩時出警句大人諷詠亦可見其才調之

天得也始之不與我相和者無或以我爲不足與談
詩歟嗚呼惜哉翁肅臯先生之孫意象軒豁言論閒
爽不好流俗側媚是古家風味也與余間一歲而生
情契甚摯今不可得以復見矣緬仰疇昔爲之太息
而書其卷云爾

朴遠伯草帖後跋

族舅朴遠伯父器字弘紆姿性寬裕餘事楷法過人
遠甚大爲先達之所賞識而草聖又往往多得古人
用筆意使其老壽加工當益奇偉余與家仲國子君
受知於公最早且深不幸公盛年棄世仲亦中身逝

去獨余潦老畸窮無人世之念有時追緬少時遊從之樂潸然如桑海事徙增風雨溪堂之感令公之遺亂粧弃公行草一帖間以示余撫玩想像如接風味爲之怛然唏之觀其生動蒼古之妙最是書法之精神者盖或因其臨池之興偶會於心而得之歟抑乎日絶倫之筆不止於此而皆斷爛失墜收拾貴重者惟此之存歟何其與米元章下蜀江山老墨之一得相類也嗚呼惜哉後之鑑賞者其必有以辨之矣

雜著

俟命說

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信斯言也吉凶禍福惟天所命非人力之所可爲今有人焉黑夜放舟出沒風濤斬瞌捨柁任其所之而可免於覆溺乎疫沴彌蔓天地一網混處其間恬然不避而亦可以無憂乎曰是不然君子居易以俟命且曰知命者不立乎巖墻之下夫命者天之正理也思患預防人之正道也行正道而順俟正理是乃聖賢之教也何嘗廢正道而行險以僥倖於禍福哉此所以立乎巖墻之下乃爲不知命者也惟當盡吾所當爲之正道以順受乎天乃是居易俟命之道也

化日說

古人曰化國之日舒而長亂國之日促而短此何以稱焉盖化國政簡民熈安樂無事故短日如長亂國政煩民勞困於誅責故長日如短是豈日之隨國治亂而眞有長短也哉余嘗在家坐冗叢萃百慮交中心勞事煩不知春日之遲遲今僑伏湲山謝絕世念終日孤坐無所猷爲乃知冬日之不短古詩云山靜似太古日長如少年化國之日其亦類此歟

幹蠱說戒孫兒

蠱之九二曰幹母之蠱不可貞盖蠱有事之象而九

二以剛陽之才應六五之柔陰子幹母蠱之象也事
母當以柔順承之不可盡其剛直貞固之道也蓋母
則柔而子則剛以剛逆柔則失中道而取凶悔矣汝
性褊剛好自用家本貧窶而用度浩繁余年衰多病
汝承當家事其責亦難矣凡人處冗雜則易失其性
多有拂戾之舉且汝母早羸積傷爲下者承奉實難
而日用之間事或乖心則母子相責此必至之事也
以至顏色不愉或使汝母內懷不平而馴致情誼之
損傷甚可懼也汝心明孝至吾不必以是爲慮而嘗
見汝少却溫慈豈弟之容家庭之間未嘗見有誾誾

逕怡之語古人有言曰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也老萊子七十猶作小兒啼以悅親心古之人事親有如是夫此可以取則況幹母之事固可以貞剛自用乎聖人之取象垂戒如此今演其義而訓誡之是惟余以無窮之情望汝益善之意也汝其勉哉

經綸篇

古者取人德行爲先才能次之岳牧之薦允德之咨尚矣周家選士俊士之論造士進士之法崇之以四術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而賓興之以告于王定論任官先其德行而才能不屑取也降及後世選法多

端互有得失兩漢之辟召魏晉之中正考之以里閈之毀譽試之以曹椽之職業然後八備王官以階清顯盖其爲法雖有愧於先王德行之選猶可以得才能之士也隋唐以來科目以取士銓選以叙官所試者詞章而已所按者資格而已於是操觚末技得以階榮進之路勘籍胥吏得以司升黜之權選賢與能之制無復遺存矣宋之六科差近三代之法而末流之弊徒歸文具雖有鄉擧而取額不公又設太學利誘之塗以啓坌趨游浪之習其所爲教者既不本於德行之實而所謂文藝又皆無用之空言適足以破

壞學者之心志於是明道裵賓興之論伊川作看詳之制而朱子私議又竊取二程之意究數弊源條列科制斯誠千古不刊之確論也據今之弊而校之宋世又不啻倍蓰由今之道欲以正今之士其亦難矣然則如之何其可也科目取士之法容可一切變更而別立一道如周禮賓興之制以爲陶成實行之士乎曰是不然夫時有古今道有當否因其舊貫而循名責實則易爲功務立新規而徒取虛名則難爲効必欲一變末流之弊盡復先王之道莫若且就見今已行之科法而嚴立課程料防巧僞罷去詩賦而只

存制策必請經子史及時務切要發爲問目取其通經識務詞理弘紆者其有不本經旨專尚華藻者並皆汰斥至於四子之疑六經之義則本欲發其疑難而辨明之演其文義而推廣之在學者不爲無益亦合依前取之而必須使之勿拘功令攢竪說辨且三年大比則必以能通四子六經者制爲中格亦可謂表章經學然今所謂業經者專心句讀費力記誦而叩其義則茫然不知所對粗淺文字尚不能自做便同沒字之碑今使經學者亦須各治一經如漢世專門之學各守家法淹貫受用參選之後又爲發策試

之而命題依其所業之書參以時務條擧辨問以觀其詞趣又於學校敎其敎導培養本原而論其賢者能者於朝而黜陟之夫如是則士有定志文無淆雜而風俗或歸淳正人才庶幾成就矣　右貢擧

盖天下之大非一人之所治萬機之繁非獨智之可運於是乎設官分職簡賢授能而古者官職不繁唐虞之時建官惟百夏商倍之而亦不求備周官制度先儒謂之煩瑣而其訓廸之辭曰官不必備惟其人是以官品簡整廩費不冗而庶官無曠公用有餘世級適下官職漸殺冗官散秩紛然雜出而月賚俸廩

動以萬數故光武以爲戶口耗少而設官太多詔令司隸省減吏員四百晉傅咸亦以爲公私不足實由官多爲國之道在於併官省俸唐太宗盡鐲內外不急之官見留文武員六百四十三人我國以偏小之邦張官置吏倍於漢唐今以京官言之則自政府六曹各衙諸院至于內史軍衛不可勝計而各司之中皆有長貳一司之員多者數十少亦不下十餘以至醫藥卜筮典樂司漏之任圖畫譯筭山澤坊部之官亦皆有長有貳以外官言之則方伯連帥守宰之外又有列鎮城堡之將司牧亭戍之官林然旁午錯置

問處至於寢郞閒職亦設疊員內外諸官大略以千萬計我國制祿本少雖一品之俸不及中朝長吏之半固不足以代其耕然都計一國頒祿之數則歲不下鉅萬民安得不瘠國安得不匱乎官職冗雜之弊一至此哉不特此也我國調選專以門閥爲貴簪纓世胄則無論才否必置清顯微門寒族則雖才俊之士例分賤品此所謂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也傳說呂望豈可以門地得之魯之三卿孰若四科苟有其才雖牧豎販夫明主不棄苟非其才雖三后之胤墜於皁隸矣又況門蔭白選其弊尤多今夫貴勢子

第則年未勝冠已覬榮塗朝占膴目暮登郎僚歷敭淸要馴致大爵而問其學則目不辨亥豕問其職則謾不知何事且夫字牧之任民之司命尤當愼簡其人而近世守令多署蔭官未知其制昉於何時也又設爲防限以爲某縣某州是蔭仕例是不可以文官調援假成令甲其來已久故凡饕利冒祿之流不願科目發身惟求蔭仕捷徑超轉階資圖得墨綬剝民漁利惟意所欲且武弁麤夫尤不可使典理郡邑此輩自處與儒士有異不拘名撿惟利是趨而搖尾權門來得名邑一以爲事上之貲一以爲陞品之梯若

何以利民而萬國乎噫官途多歧名器混淆而生民之塗炭日極邦國之耗弊逾深若使命世之才量時察勢以矯其弊則必有所以變通更張之道矣然則如之何其可也損不急之官汰冗雜之職並州縣省吏員勿限閥閱惟取才德絕袪蔭調以塞私路武士則只畀以折衝制閫之任而毋除牧民之官若有高蹈邱園茂才異等者論薦州里不次選用夫如是則仕路清簡而無僥冒雜進之弊浮費省減而有公儲充羨之盛矣　右官職

蓋自軒轅之徵舜禹之征苗啓之誓師湯之征伐其

用兵行師之制必有可記者而今不可攷惟周官司馬之法昭載經傳其教練之數調發之制各有不同教練則不厭其多調發則不厭其簡教練多則人皆習於兵革調發簡則人不疲於征戰是故人服習而政便安上易事而下易使此周人之法所以為善也其後世變漸生兵制日增而天下遂多事矣漢氏稍加變通設為南北二軍李唐刱為府兵雖非古制無事則藏於農有事則朝徵夕發而命將以統之邑目不繫分數甚明兵家所謂御衆以寡之法無過於此則捨姬周而論兵者其必以漢唐為優乎我國亦用

兵之國也 列聖相承軍政是先內設禁衛各有番
軍所以壯其內也外置列鎭皆有屬兵所以捍其外
也其編伍之制申令之法不失提綱挈領之要且有
操約用博之道而休養操練無分農兵則我國之兵
制亦可謂不畔於古矣然而色目繁夥額數浩穰搜
括雖嚴而虛實相蒙試嘗舉其獘之大者而論之其
目有五何者古者七家共出一人然時勢之古今殊
宜軍政之煩簡不同故先王雖不能悉遵古制四父
子餘丁之法亦可謂盛德義事而今乃廢格不行不
但四父子無餘丁使不幸而有一父子者隨口隨點

一室軍布之數多者十餘疋小亦五六疋耕不得食
織不得衣傾貲敗產流逋相屬此一也古者兵法本
無各種各號孫子所謂兵一而已者是也今也則色
目既多隊伍難充役於陸者或兼牙兵編於水者亦
簽束伍甚或數三其役者有一役未了他役又至無
事之時或可以左右塡補而脫有緩急一時齊發則
一人之身何可二三哉徒見其東補西缺此實彼虛
而百孔千瘡不成行伍往往必有無軍之將玆豈非
大可寒心哉此二也古者二十成丁故未二十者無
役今也則呱呱黃口已充軍簿一歲之兒變爲十歲

三尺之童遂成丈夫茍充其額規免一時之責及其聚軍之際别雇丁壯以應考閱徒擁虛籍孰甚於此東晉之時以十六爲全丁而范甯謂傷天理夫十六中丁尚不可點況襁褓小兒乎此三也古者六十老而免役故國法亦然今以簽丁之難而年滿仍役如或得免則反徵其價曰除人情也小者攘其蹄噭大者指土地成契券甚至老死行伍而不得免焉白骨之徵侵及隣族是雖奸胥幻弄私斂之弊而亦莫非兵額繁多之致此四也古者出兵之法七家取一人其餘六人之在家者外足以應飛輓之勞內足以供

守望之助今也則盡室赴陣是空國也軍有餽餉何以應之家有父母誰復將之此五也凡此五弊皆能病國害民則雖有億萬兵何能藉之以爲緩急捍禦之備哉嘗聞治兵者務精不務多爲今之計莫若先嚴戶口之法民生十九以上自是餘夫可任者也勿令父子同居而別占田以分其戶雖下七八歲者有瘥則亦如之若未娶而見鞠於其父者其父從役則否年六十者唐制謂之中丁蓋以其年在可役未可役之間故通上下而名之曰中繇其父死則當室而立其戶其父雖在年滿六十者免而以其子主之則

凡無夫嫠孀之外每戶皆丁壯可役之人也於是乎汰其冗兵損其浮額只據時籍實數而家出一人以發之又用隋家貌閱之法令州郡逐歲閱其貌以驗老少其容隱不實者里正黨正嚴科其罪則其戶百萬其兵百萬其戶二百萬其兵二百萬戶之盈縮而兵之多寡係焉有丁必發有隊必充而荷戈執殳者無非驍健彊壯之士安有兒弱充丁虛實相蒙之弊乎噫今日良民避役之淵藪又有三窠宮寺藏獲逋於國中一也高麗時僧舍只有七十二所而謂之裨補所又有度牒法令則度牒已廢而僧徒無算地方

百里寺刹如林家有數子例必一髡二也史稱鐵釰
利而倡優拙今優人之技冠於天下而遊戲為事卒
無身役三也此箇三窠避役之類一並搜括充填闕
額可無疊役徵族之弊而兵不可勝用矣然後揀
汰諸色軍號只存騎步水陸四軍之名以為鄉兵凡
其編伍作隊及號令節制則依前勿改翊衛京師亦
宜省略名目只存訓鍊禦營兩軍分番上京以為守
護且其無事坐食支費廩粟耗國病民多是亦於兩
軍中抄選精勇之士得一萬人分為二番半在城中
半在城外擇閒曠肥饒之地分屯力作以備京兵之

食則使國家庶可以寬良布之貢蠲徵骨之稅而民皆安其業樂其生無作溝壑之捐瘠何苦講戶口之錢論遊結之布以上下其可否哉　右兵政

誄

誄權愼初正術文

嗚虖天之生人也不類有才貌畯明英銳太露者焉有才紓貌醇而攸好德者焉英而銳者未必其有終恒見短折而無命其成就遠大顯世名立者多於醇紓好德人徵之矣永嘉權氏子正術表德曰愼初覩其貌醇實而不露驗其才藏銳而紓爽又好德以爲

之基年未弱冠已成法器宜可以顯敎壽考求其所
以殀且賤無可得焉今年春以沴疾死嗟其冤哉命
之微不可知可知而稽乎外者惟德與貌愼初旣有
德有貌而罹夭之椓何哉洪範攸好德福也凶短折
極也福與極是異道而乃令紛庬相尋於一人之身
然則聖神之言亦不可考信歟余一恠之愼初大人
以望八之年失此良子凡其知與不知無不爲之慟
且出涕余亦竊獨獲戾著意有所鬱結於人之少年
冤逝不忍開口說及自處以一椎無情物久矣今其
大人悼其無命而憐其埋沒涕泣求余之誄將欲以

遺宗黨子嬉嘻乎冤乎是余之志也夫是余之志也
夫遂咤若而爲之辭曰
羊容之醇兮懿藝之新秉德之好兮庸行之愉聲譽
夙著兮謂吉其終方秀而閼兮而命之窮無子繩類
兮有父冤吪天道冥漠兮鬼神號騖爲虖已矣兮夭
壽同歸曷足怨苦兮達者庶幾

誄陶漁子文

陶漁子年踰七十神明不衰精力尚健凡兒時所讀
無不貫穿記誦日出八里巷不以年德自重雖其燕
私獨處之時亦必正襟危坐未嘗有跛倚惓惰之容

人皆曰是瑞壽也天所畀之其無疆乎乃以邂逅之疾一朝奄爾棄諸孤儘乎不可恃者是老人之康健歟抑吾鄉之運氣方塞魁人長德連歲淪落公亦隨其運而乘化歟嗚乎痛矣辛丑冬余受室于伯公門下始得公之端序焉公天稟廉介貞悁高崖岸斬截之行少時頗褊急諸子皆敏而善讀猶加忿厲晚更和豫祥順無一事卞急無纖芥忿懥此變化氣質法晦菴夫子之所亟稱呂伯恭者也既中貯繩約外又寬優善諧不間老幼人之見者莫不驩然愛慕而因加敬憚焉聰明強記一覽輒誦如已言上自典誥義

文之經下逮班馬諸子之書居宋之劉亮韓柳之精
英無不涵淹渟滀證據論說滾滾不窮發而爲詞章
紆餘衍奧蔚然若大家數使其進而處於承明著作
之署其所以揭德振華黼黻皇猷必有所可觀者而
惜乎天旣厚其賦而反嗇其需也平生不喜述作作
亦不復收弃余嘗言于公曰士生斯世窮則立言垂
後太上之次也人人固不敢妄覬然各以其所能鳴
之以宣其湮鬱亦何所不可嘗竊有意纂綴家先系
蹟以及吾身始卒如太史公自叙之爲者顧才識淺
短未能也公其爲我詔之無何示以其所著陶漁子

傳及諸所作詩文富矣哉世未嘗多有也余旣卒業焉乃曰吾固有媿於李漢公亦不及於周情孔思之韓公以有媿之見識編不及之文章庸有借乎與其收拾遺文有所墜失無寧今者面質究確得其是正以信示久遠哉公笑而頷之壬午夏屛跡山間與公相處幾一月對討裒次遂成編帙凡數冊於乎是猶可以垂耀後昆而傳遠乎哉泰春於公辱知最早且親其於死生之際宜有以不相背者方公疾革游罹慘毒無意人世不克奔走以候今於窀穸之日竄伏顚呻又不克臨壙哭訣泰春於公何其負哉至痛在

心不忍作韵語乃長言以叙其實以洩余哀公之靈有知尚亦俯而晞之矣

誄成希源文

嗟乎希源生也者寄也死也者歸也吾於君何慽嗟乎希源壽也者福也命也者天也吾於君溘惜嗟乎希源行全乎彝倫文嫺乎軌範今於何復見如君嗟乎希源義兼乎師友情比乎骨肉今於何更得如君已而已而洞洞者是揚且而傾者耶頹頹者惟夷瘞而壙者耶白首人間出涕而咤者者寧惟失友之懷而已也嗟乎希源死者無知徒使有知者難抑彼纍

然扶衰而朝夕號孔懷之慟者猶吾昔年事耶誠不忍抆淚相視而重自悼也嗟乎希源一氣隨化消滅同歸前緣未盡留待九原耶

誄徐穉承 宗胤 文

老夫心弱今於穉承之歸不忍濡筆抒懷亦不忍終無一言以訣君家仲國子君之壻也仲早逝余老無一子始得君如玉之潔余視君以壻君事吾以舅奉承相與之情數十年如一日也余將以寂寞身后之事畸惸無教之孫而欲托之君而有所期焉豈意夭悲余亟回顧茫茫耶清明之物鬼神忌之君其得其

清而受其忌者歟抑由吾之殃而移其禄歟冤乎痛
哉君有二孤頗晶天之悔其禍而昌厥后者其在斯
歟其在斯歟旣以是譬君之婦且以慰尊仲父氏之
痛楚焉遂於悒而係之詞曰
人生百年草露澌兮未及中身六極孅兮嗟君逝去
彭亦悲兮旣豐其賦宜厥施兮崑山片玉明尹姿兮
餘事游藝洵有藂兮升我之堂光滿楹兮中心愛與
始得琦兮来則我討開我疑兮苟假之年其晉丕兮
歲月幾何曰篤信兮匪直余好設仲慈兮余游獲戾
一命奇兮又哭幹姪契濶危兮君悶余苦涕泫頷兮

累有彝容情溢辭兮適于仲墳理椽茨兮藹然仁厚於在茲兮云胡嗇壽天錯司兮尚冀餘慶二妙遺兮持此以慰君無咨兮扶曳源源嚋昔嬉兮今來無覿但禮帷兮一哭長辭存沒噫兮

祭文

祭江左翁文　代院儒

惟公冑于大賢篤稟間氣軼薄姚姒灑脫膏腴遂振厥華爲世山斗心上經綸手裏貝玫寔通前席玉色敷如皇朝有制賢祖有書次第陳奏　王曰嗟夫盡宣漢儀責我東隅矧爾思錄心學要符勿替講授以

振儒章稽首奉歸爛其龍光衿佩盈集誦聲洋洋升先生堂講先生篇嗟公樹立匪直光先俾我鄉邦永有惠焉推玆一斑可窺其全蒼籀古法荐呂玄達出入義文箕精蔡思篇曰洪範王道是儀擬而不獻誰我其知推其所有以應童求知莛撞鐘大小隨酬英風所及疇不激懦文知軌轍士尚操槩宗義一方斐然其作如屋有棟恃而無懼今其已矣慜焉誰訴

祭洪輝祖趾全文

南陽之洪海東華閥累葉蟬聯厥有先烈於維杜谷蹈海卓節遯于白山遂貫南鄉揭揭夫君丹穴鷟章

夙歲老成人稱曰器風儀法如宇度恢爾內美洵貯
不事華藻且有其藝問發清徵天若不妒可蹴鯨波
而無一售其奈命何我家於君三世有契從遊伯仲
粵自髫歲君於是時亦已肩隨爛熳相與不設畛陂
死生契濶庶幾以之君或有疑不鄙我咨我有所跲
必隨君行一日不見心焉若酲亦既覯止如得滿籯

壬戌之冬避診丹山聚首圜中文酒相懽山懷蒲思
雪意風趣對吐襟腦百韵是就維甲之春偕赴京師
予約觀卿携手聯羈四人千里日有諧戲宮柳共賦
壚酒同醉論及風謠或笑或悲湖山劇談耿耿留耳

南樓惜別脉脉猶記由來晤語每說玆嬉歲月幾何
往事堪噫相思一念到老逾篤子旣西徙我又孳憂
江雲渭樹一夢悠悠歲丮維申天會百六生民薦瘥
一綱盡袪子之昌兮而亦不憖塵世浮漚天地瞥瞬
嗟哉德門喪難何酷子逝旣遽伯又不淑豐姿碩幹
相繼賈閱孑孑仲氏其將焉托有兒克家其志不庳
他日成就曷量其至儀範宛爾君死不死豈敢父事
我實子視庶或規磋不負君期世故參差中心徒悶
曾與仲氏言及喟而嗚呼輝祖其或有知昔我與子
結誼何如異姓同氣人或證諸三臯在霅曾不拊柩

一木就壙又未奔赴墓草再宿始造一侑嗚呼輝祖
其不我訴人亦有言信義不滅千古幽明二一心可準
嗚呼輝祖其庶我允昔日相逢有酒必拿命來對樽
胡不勸我胡不我笑胡不我語故人在門子其何去
一聲長號厚夜無曙慨然四顧我將疇侶

祭西水權公泰文

惟公才敏質淳得氣之淸陶成德器傍逮君理中無
枝來外著愿誠不事華藻用拙自持惟善是譽絕口
人非自署藏六盖悶淸濁闇然純德知者其謹餘事
文章雲爛風馳瀉翰灑觚如誦己言溯洄學海涵渟

史圃會神千古咀嚼髓沫推其所存可貴龍脤畸命
抹撥今古一轍五十從試匪獨貞曜白首登庠豈堪
禝笑江湖滿地九閽迢遞歲暮林泉一任天劑聿致
康濟詩禮爲教有弟有子是文是孝家政日肥弟祿
總道瑟瓚黃流篚求申休知何今者天施乖舛二竪
沉沉歲月遒轉孝子先閼嘗變不終漳濱西河交纏
憶惆營魄飈舉曰非適去高山既頹景仰無處文苑
靈光一瞥空虛蕭條士類寂寞黨閭古史經訓誰復
遵陳餘生見聞其胥蓁蓁天禍我家先君早世公昔
拊我有淚盈睫操文致侑以淺悲悽每對不肖拳拳

先契兄及弟矣幾荷獎賜我未父事公實子視不穉緋轂載同鉛槧誨化諄諄若飲醇釀庶幾遵守舊誼無忝曾與伯亂誓言孔固余其可保世變多懼公宥牘馥燦然可讀盥手平日如奉拱璧世無子雲誰任編稡嗟余不造夢難今椽哭弟喪子血淚相續慘獨人世壽余憐恤公歸九原見我先人為傳小子與死為隣瀝情陳辭敬酹筵前餘懷不盡留待九泉

祭柳季深翕文

惟兄與我一歲而生我在弱冠已飽厭聲不自鄙卑願言識荊粤歲辛未送于館甥㑹緣惠好遂接芝英

風儀晙明實副其名一見心許如飲得醒青春宿願
白首始成款洽相與歲且四更書疏或間心焉殷怦
對面晤語中自無萌我頑而惷子有其淸我思其好
不知其衛嗟子之生不顯其榮胄于大賢世有珪纓
行年半百具慶盡誠兄弟六人麃和塤鳴亦越子姪
箇箇葱瑛詩禮訓廸何嘗滿贏世稱完福天不憖禎
孰云今者降割而獰血泣纏收慘難荐縈父子婦叔
相繼貫精句月之間四椽以並腸斷倚閭淚徹崩城
煢彼哀孤重我惻悼以子慈孝胡割此情每對令女
暗涕自傾子之生世若遠其程行以爲碁支以爲畊

旣富其具又珮芳蘅屢薦餃鮮竟踣玉閼彼衮衮者
寧不有辭而皆命也不足追評我欲南徙匪今所營
鶴山之陽風氣和平河堪釣汕野宜稻秔寄適予居
如鳥求嚶相期晚暮不勞將迎今其何心復問河墅
襄陽試苑犨屬潺饋握手相懽罄倒壺盈後期早晚
玉亭溪糞胡不少留颷輪遽轟由來嬉遊曾不數擎
曾不濡輸酬酢鏗鍧浮世塵緣烏度雲征今來八門
百感俱呈不與我言遽裝仙輀憑棺拊孫涕泗懸睛
觴以侑送庶鑑衷明

祭姑叔丁進士 諱愼 文

於赫名胄世顯天釐瑧組裘箕詩禮翕藹飄于凱風
貴茲嶺隱允矣我公克跻前軌鸞鳴桂樹舉擧章黻
早成法器旁達尹琪乃擅詞苑傲兀叢嚴經綸絺繡
有具可施瑟瓚黃流胡不爲綏三季登庠如摘領鬚
公獨蹇躓逶迤晚達神祿又游罨難何奇鴒原痛疊
西河淚澌巋然魯殿刼餘猶支歲暮小闌匪榮而嗜
世降氣濁禍福參差宜豊反嗇玄理難闚公昔館甥
光我門楣我祖於公眷愛超寔冰翁玉婿相得爲儔
時歲來往笑談熙熙及觀其時余方佩觿悲歡遞傳
公事遽移我家雖替公幸享頤眇兹孤蒙幾荷惠毗

書諭面命門戶是期時及前事言發淚隨景慕一念
芼大增冞高山既頹吾將疇依世故多艱一哭尚遲
今來舉侑我心徒悵謦咳何處明日周碁溪山不改
物忍淒其慘彼閨嫠哀此稚兒其誰覆將重我惻悲
天必祚胤公毋是咨

祭權平卿 正朋 文

昔我先君契于尊府傾倒相好不面以肚我家獲戾
先君早世尊府詔余舊誼可繼粵在丙辰送弟館甥
夤緣申好益篤其情中歲悲懽靡不有焉相須相仗
餘三十年惟我與子寔同昆弟念子天賦富有根柢

旣雅而秀又亢其藝稚年穎竪風邁電掣見者嗟異
謂郎早騫遠玆晩暮漸就繩轂擧斂澌中外著鬻鬻
遂不諧耦竟底落拓昔之見異今反嗤而天人曷尤
時命堪嘻豈無他人齎志沉泯嗟子阨窮人所尤閔
親廚匱湑妻孥啼豐不奠厥居漂轉西東亦有賢季
發軔旋蹶分體孔懷同我惻烈對面輒欷間以書疏
在昔歲秋我寄僧廬長言一札傾倒心膂上憂老親
下歎墜緖因言踈慵契活齟齬旣以自哀又哀余衰
同人共吒千古一噫當時讀過未覺其悲乃今追思
果是訣詞居指我友如子其誰人言子文攻取是宜

我識㕙明大眼高揭間有述作追古軌制有而若無人所嗤睨于才甚高頻世少與顧獨取余無靳機杼晚畧周旋庶勿相違浮世多故別數會稀觧袂江磯倏焉歷時東雲北樹一夢依依于纆沈痾我困憂悖曾未執手遽哭爲位反其大歸又未謀訣幽明有負一飯再噎睠彼遺亂淘洗可必以此慰予天理斯質流光駛逝宿草已芚入拜尊府出哭殯門仰瞻俯吊幽淚自瀉山瓢一酹胡不笑迓前緣未畢留待泉夜

祭陶漁子文

時風漸漓世畧沈晦懿德之亡秉彝之感方其在世

不法其矩及其無也每說前古揆風復溯徒懷靡逮
嗟公生死係時興替緬懷平素不顯其耀淹貫之學
堅介之操豈雅之貌恂休之風矯翩冞裕卒契于中
既積其義遂振厥華郎之溫如久處敬加早擅詞場
晚登膠庠時命不謀天祿又彝醢羅順受我心愉愉
蘐乎天光晚暮盖腴家庭之肥經訓是菑甡甡鸞鵠
其羽蘐蕤紼深不倦左鞭古繩其出英英以莫不興
施及後人瑟瓚黃流藐余頑愚夙蒙恩綢出入門屏
見勵彌切人事無常重我愴惻遒老依倚趨向與同
一心耿結鬼神可通　公昔有編龍門之軌刊落浮夸

餘子頻視山齋一劇宛其如昨鱗羽相須靈光遽撤
法門衰敗氣色日悽平菴風遠小山雲淒轉頭桑海
滿目蓁荊鄉無善俗士失儀程追念盛蔣廓然芳菲
歲暮窮山謾自幽啼嗚呼曷歸前路泉逺餘懷碑矶
朝暮可披

祭李知事山斗文

惟公簡貞蹈矩潔廉成隅內植外腴君子之孚早登
天陛粲其羽儀出典八署一節險夷名迹多蹇潦倒
中歲衡泌消搖兩忘身世晩叨異數崇秩鼎來位躋
八座弼貳鉉台高年邵德含章在田名登耆社旌招

屢宣一味恬退　宸眷逾篤爰命寫眞願言一覿稀世恩榮焜耀昌時山林丈席邦國蓍龜嗟我鄕黨幾蒙光烈曾長紫院章甫攸則風範不沫宗慕逾摯云胡遹去祥禫遽閱山頹樑壞廓然芳菲載膽繐帷多士增唏敬薦泂侑眞庶歆馡

祭外舅權公正誼文

我之哭公匪直以舅出入公門卅載有九誼結之情以師以友誠發之詔匪俗匪狂汲古之敎處今之道長言短語袞袞纏綿倒顧余謭劣百無一與超向相殊天品齟齬公則氷淸余豈玉滋中心感佩類類歷茲

公少倜儻天馬脫羈生長法門眼目高擧傾倒彥聖
睚眥優譜世好周容公不量衲曉舌與妬遂致佗傺
淪藏白璧埋沒青蒿歲暮天地蕭瑟單袍江上草屋
星漏風飅安此泠薄笑彼饒豪書史以娛嘯傲自適
蓬弧志左風波世隘激昂今古談說崢嶸聽子聃孫
式穀其程家政日肥何啻萬籯晩景契濶非復窮嘗
嗟公資斧天實厚畀滿腔惻隱井孩是庇寫懷韶光
春鳥鳴襟德以爲基餘事文藝外雖凌厲中實慈良
內而不出闇然其章隱約平生世無知者於惟天秩
仁必之暇以是畢世孰云其謇有受無施自古皆然

我濟西矜無心世事仍之衰癃久闕候侍書疏來往
幾承願言尙期餘日以遂源源鶴齡遽催雲海遼廓
憮念平素聲淚俱落嗟余負公俯仰多忸駸駸西日
宛轉東首自殮及堋一哭終違世故多絆遂反祥期
昔疾今猶又未洩臆緘辭送使東望惻惻人事永絶
天理隨泯一縷雖存無異戯殞公或余原疇昔有恤
九原朝暮餘懷匪畢

祭權孟範 正模 文

世講之誼秦晉之匹年契之同潘陸之密騎吹鳳好
齠髫適切子才畯明我始望洋芳華聽缺蕉夢亡羊

志左蓬弧命直箕斗少日叢罷曉男芻狗蕭瑟平生
瘦島寒郊虛帆世味海樓繩影時男非吾到底衙乖
相視嗟悼一般幽愁搔首問天能無怨尤環顧舊要
落落星銜平蕃草纍小山雲埋誰其醜者惟子與我
出門無適滿目磊砢精衰筋倦別數會稀一庚之禩
源源是期尸約而負余一怪之兩令思之世念已離
我無血嗣子哭冢子吾人賦命一何其蹟幸君小郎
其器宜遂余心竊嘉愛切子視名登國子少雪父寃
君驩我酹永夕華軒一笑歸來世故隨纏隔歲阻晤
余疾沉綿君惟考朗神力尚彊宛轉餌藥幾回翹望

余未離枕君又卧漳謂是邂逅庶獲神勞何遽奄逝使我後吪八耋歸復在宕何吁萬事寥落哀哉余孤秋晩霜凄風葉助悲一杯奠哭尚或歆斯

祭宗叔父師濂文

皇皇我祖遠自孝寧源濬流長其葉炳靈猗歟退憂克昌厥華直聲遠颺運際鴻嘉紱組相聯璧于雙溪風標峻整正路法輿器巨位躓晩畀南爲家于白下四世于茲卓彼茅爺蔚然繼起瓌文懿德遹趾前義神遊葛懷灑脫糠粃門衰運剥畢世堪安公是伯亂典刑克肖早承家庭薰沐詩禮敦行孝友餘事文藝

不屑諧世亢亢自持法門風範待公人知叔季早賈
公獨享禧同牢適老其樂怡怡曰子曰孫滿庭嬉嬉
左扶右隨歲職其宜人全福備世稱仁報天道如何
而不永造賢配先殁三郎繼逝禍難叢萃家業顛隮
臞顏鬠鬢暗淚垂垂晚景悽寒人孰不嘻公惟若固
隨遇理制小子不天先人早世兄弟三人弱植霜餘
零丁銜恤將母以居公閔偏苦眷撫周至依仰靈光
以事父事粵歲丙子天降我割禍延先妣仲又不淑
家子姪孫相繼天閼悠悠人世痛冤曷極公泣謂余
家本單孑蹇難洊臻何以扶存有才如仲竟不大壽

天賚祿我無望寒門惟是敦族百福之基爾宜先之
毋負余期諄諄讌誨耿耿留耳其何能淑中自忸矣
昔我王考早失怙恃仳離北徙伯父是傾大爺承序
式篤其友無分爾我視以同父扶顛持危得立門戶
追惟往事感涕盈袖嗟公厚德不忝前軌余侗而愚
誠未輸意敬慕一念靡日有已澤近高曾風傳家耄
想像先古獲瞻床隩祥光遽閟南極已墜樑摧棟折
宗黨失庇先型寖遠祖範焉徵緬懷存歿百感俱興
嗟我門宗嶺外孤杖不定厥居世業隤替仍之寠難
支屬不繁凜凜殘緒煢煢孱孫於何依將惟願相睦

靡瞻匪祖靡愛匪族追源溯本一體同根庶幾式好
以貽來昆累世先兆各在遠地遡矣窮山未表遺誌
世遠人微懼厥荒夷公每幽憂言及喟然爰命小子
句管位貲隨便取贏以圖易隧今與宗福協心經理
世故多梗恐或墜志爲先之事收宗之責廸後之方
保家之則公旣垂戒余有所受今當永辭矢言以奏
徒言匪難克踐可恧嗟余薄命刼餘殘縷無心世事
一死朝暮萬端悽懷寸管難該靈如有知其不我哀
橫羅阨會蒼黃南走不克哭訣使姪替侑君蒿悽愴
一氣昭感薄羞衷籲尙冀歆覽

祭宗兄宇春文

嗚呼兄何棄世之遽也老親在堂妻子在室兄家宗戚皆在於是兄何遽棄而莫之顧也兄以哭子悲哀廢食放飮者數旬遂以不起兄何念子之切而不念親之念我不忘也篤於孝者其忍有是耶吾宗之爲嶺人今四世中罹寥難先行零謝幸而吾三從昆弟勝冠者今亦有二人各家子姓且詵詵天其或者悔禍以祚吾家歟昔我宗大父茅山先生懷寶遯世在家行政兄以先生冢孫早承家庭之訓性又質木愿慤粥粥若不諧時俗者能篤守吾家孝謹之風羣從

子姪廸之以仁雅有違忤者輒譃笑無校子心敬之以爲兄得居長之道宜可取法焉若天假之年吾宗其庶幾乎長於宗者如是吾宗其有望乎孰謂天猶未悔其禍復椓吾家耶何兄之宜壽不壽宜其子孫之衆多而只有一子承家也慟矣慟矣夫人之適達而有相見期者猶躑躅惘惘有不忍別之恨甚或出涕泫若語剌剌不能休今吾兄捨平生之所居歸厚夜之無晨吾安得不轗噗矣訣而繼之以失聲長號廼耶殘杯菲羞兄其庶歆之

祭家仲萬春文

嗚呼仲和天道革矣四時變矣陽氣奮發百物昭蘇君何一去幽闇而莫知返也其已魂遊上淸骨肉歸陰而不復爲陽界物耶嗚呼仲和君何遽至斯也慈氏之欑柩在殯家兒之冤死未葬君何遽至斯也毁而致死君子戒之君亦讀禮者豈有是哉君曾游羅積鍾之痛潛疚暗傷肝腸已爛而遭此巨創遂不能保命歟抑天偏疾于我奪我相將使此餘生無所聊賴歟嗚呼仲和人孰無兄弟吾與君兄弟而兼麗澤之友人孰無兄弟之喪吾喪君若瞽者之失相一縷殘喘倀倀焉其誰依俱嗚呼仲和聲音面目日漸悠

漠而愴怳記憶如隔異世忽然森在眼前宛其笑語夢耶眞耶嗚呼仲和一歲十二月一月三十日一日十二時何時而可忘君哉何事而不念君哉嗚呼仲和尚忍言哉昔歲丁酉先君棄世王考年薄六旬而吾年十四君十二季君纔二歲門戶凄凉將老無人當時景色行路尚涕惟是王考忍痛含冤篤意課敎余時已讀經史君則略學通史而屬文之際才思穎發已在吾先年甫十六恰成科場練擘宗大父茅山公亟稱之曰此兒文詞華紆儘可早闡且長於行文倘能及時肆力非但止於世俗攻取之文而已王考

爲心喜之日以勸教二孫爲事或忘先君之不在旣
吾與吾次第成立眼前勝冠者二人王考之心於是
少慰時或抆涕而戒之曰汝父早殞家業隤隳老吾
日夜之望惟汝等汝等須體汝亡父之遺願念汝老
祖之苦心勿以旣冠爲尋常篤志勤學期於立身則
吾雖死庶可瞑目嗚乎不肖無狀不能遹遵至意有
所成就越歲丁未王考即世吾與君俱是弱冠孑孑
無依出入衛恤而何幸主母在堂慈氏年彊內外諸
幹慈氏親自管攝斬斬有序教戒吾兄弟專心攻學
不使撓奪於冗幹雜務不肖少時喜著小數與隣少

爲戲慈氏覩見羣少大加呵責羣少皆赧然退散慈氏泣且戒曰先舅遺訓丁寧在耳汝輩其忍忘之耶時文答教之不以已冠而少假辭色吾與君遂絕意爲戲至今見人爲之輒生厭心惟我慈氏慈母而兼嚴父之教吾男妹五人皆嚴事之不敢以慢容褻語陳於慈氏之前微瞯顏色待降解乃敢戲笑余性鈍樸不能下氣怡色君惟慈詳溫柔自兒時迄老大一不見忤於慈氏余心服之竊欲學得而未能也嗚呼仲和惟吾與君平日無可取於人者能持心謹淳不敢有悖慢之行文不能有所做就而粗守先業不至

墜失者皆吾王考與慈氏訓迪之功也始吾與君同
事科場三十餘年吾有得有失君能蔑輒有中而見
屈於南省年過三十始得小成是豈可謂粗伸其志
哉嗚呼仲和天之命君何其薄哉連生四子而畢竟
俱慝肴才無人而卒不大闡吾所期君者壽也又奄
至此天之難諶有如是耶嗚呼痛哉𢡟蘇之椽胡至
斯棘前年中夏三家連染吾與君皆望六之年遘此
毒疹幸卒良已余以不救愛孫疚懷君每寬譬之曰
慈氏無恙兄弟三人俱入順境彼懷抱中物何足介
意容俟平定舉酌相賀於慈氏之前八月中慈氏又

慝是疾日夜祝天而誠孝淺薄奄遭終天之痛攀號
莫逮五內崩裂初終之際內外親黨皆畏忌不相近
季君又入峽不及三哭之日凡纊楔殮無人相攝
吾與君叫天擗膺親自執事雖在怱怱貿迫之中君
能舉措精詳隨事盡節不失其宜吾亦視以為則不
至於迷亂失措變出倉卒百事苟干五日之後始克
成殯初意板木猝難校心且許運葬蘆峽合窆先兆
情禮俱當遂斷意用薄板而歲飢力綿初計難成改
圖權占近阡改棺之節蹉失時月所定新兆又被人
梗夙宵焦痛皇皇奔走閏月末間吾又重得寒疾轉

八危境君以藥然齊容竭心救治頑命得蘇又以營
窆觸冒風寒不遑食息余於病中見君瘦黃心竊憂
之十月十二日君往見鋤月占山夕來問余夜深歸
家翌曉不來問之則已病矣其夜家兒又病一室兩
病魂飛魄散而惟是君之心性骨法必非先我而死
者曾不以君爲慮而兒病日重七日而逝悪其䰟凶
事而視有疾仍絶不相問兒殮之明日君又逝去天
乎鬼乎胡寧忍此奪吾愛子已是不忍又椓吾賢弟
之命使吾惸惸無依重抱無涯之痛於旬日之內者
獨何心哉冤乎痛哉以余之受氣虛薄者瀕死不死

以吾弟之沉潛精實吾兒之緊靜年富者先我而逝是豈其命數之夭閼歟實亦吾之誠意不及於君行負神明移禍無辜也痛矣奈何嗚呼仲和君嘗悲子無嗣忽忽無世念嫂氏抱病有朝夕之慮余悲悶之周旋用力遂定似續前年三月冠而有室君之後事於是有托曾未歲朞遽至於斯有子而纔定一年之誼取婦而未受三日之饋君之身世何如是奇薄歟聞君臨死累呼新婦在傍慽矣情也嗚呼痛哉丁未以來禍難孔酷三十年間疊叢層出粤至于今極矣家事傾圮如水無津而能牽補扶持不至顛隮者惟

君之力也每當大事余實怔然失措君惟料量終始
克底于成君今棄余遭罹之棘又有甚於前以余老
鈍其何以獨濟之也君於病中無一言及家私諄諄
不已者惟大事遷就大命近止孝思哀閔至情當然
而儘亦念吾之無能多病者恐不能事事也誠知其
知此吾何爲顧念死兒之未殮而及君一息之未絕
不聞告訣之語也嗚呼痛哉吾與君有苦心所在西
未及經理者先考墳塋漠在絕峽世故多艱或至數
年闕省不肖兄弟在世猶尚知此後來孱孫其何能
源源乎竊欲及此未死之日移窆近地君今不在誰

與共濟季和家事顛敗無餘而滿室幼穉無所依賴且凛遭罹逆境無心治生時或營爲動輒揶揄丁甥兩兒零丁孤苦生計寥落而年過授室俱未成立惟玆數事皆慈氏之所眷念而未嘗忘者每與君於邑竊歎求其所以扶濟之道未有得也君今不在誰與分憂寒禍之後移卜新居天未悔難降割逾毒方欲須君問社達睾今其已矣我安適歸先代行蹟散逸無傳後世子孫寥落莫徵方欲與君收拾剟錄編爲家乘今其已矣於何相確嗚呼仲和爲先之事處家之政文字之述言行之記觸處生疑其誰廸余嗚呼

孝友純明之行信義篤厚之資慈良豈弟之容周徧
敏達之才文詞之贍麗器局之沉潑求之流輩儘不
多得使君能早致顯途出爲世需其必有隨事了辦
不在人後者而門衰運剥命不相謀卒至窮阨以死
寧不怛然痛心哉嗚呼涉秋祖春三踰葬月而事故
層梗未遑料理仍之以饑饉盡室領顑而轉拖時月
遂至于今哀此煢獨何處號訴當食噎咽當夜淚枕
苟使余一死而君在窆事遷就豈如是耶前日所占之
山術家疑之捨而他求陶沙局内三易其地卜得癸
坐之原以爲慈氏之宅差下其前將祔兒葬南踰一

岡又定君兆親山所占被人禁閙相持浹月蹉失期
日今君之山又生駭機世變之極一至此哉天若見
哀事歸于順三世幽宅一處相比人間至樂地下重
圓君如不昧其不以是爲慰耶嗚呼仲和前陪慈氏
後從吾兒扶老携幼歸寧先考君則有喜其奈我何
嗚呼仲和五十之年兄弟之樂恍如一夢而今日送
歸不忍孔懷之痛惟願來生復爲兄弟偕老湛樂以
續前日未盡之歡則死有先後何足深悲嗚呼仲和
惟我與君自幼曾無物我之別及有妻子不變膝下
之心吾兄儘好不失家素君每稱之以克家之兒君

令奄忽兒又夭殞異時遺子遺孫將何所觀感而不
墜家行歟嗚呼余年過半百餘日無幾百憂叢身幹
蠱無子惸婦寃哭朝暮斷膓人生到此不如無生而
累代先祀無處可傳滿室諸穉無人可廸所以抑情
保命以待餘年天其或者悔禍副余之望歟嗚呼仲
和慈氏眼前列侍嬉笑可復見乎學社文堂聯步攜
遊可復爲乎出門踽踽在家凉凉獨生於世何處開
懷嗚呼仲和情溢辭慼痛切語錯君其知之歟醴齊
素需遵制像生君其歆之歟

訣家季世春文

冤乎痛哉豈爾其命禍由吾延兄弟四人並殞吾前
天惟椓吾爾何辜焉窮獨垂老所賴惟汝今汝又逝
吾誰依處汝如有知應不瞑目先人典刑惟汝髣髴
今焉已遠於何更覿悠悠痛冤曷有其極欲哭無益
不哭難抑將何爲心莫如無訛亦不自由慟矣奈何

哭族姪宗福文

嗚呼痛矣萬衆之生皆歸於死先王有制服盡情已
死不必哀情或不裨我之哭爾痛切于視嗟玆薄命
老無繼嗣四世傳宗載輸于蹟蒸嘗有主賴君識義
顛木之皀其葉昭蘇我是爲聊渾忘昔吁嗣孫長立

一命相期閔其差池盖虞吾衰我耄而昏覆謂俟時何意今者天禄匪惟宜死不死方茂反萎冥理之錯而家之索念爾姿受閒然其焯慈良之性孝悌之行治家慮族各適其當不擇濕燥事事職職嗟我門宗隤替削弱兄弟并賁子姓且微所恃惟爾又奄其歸伊誰云將哀哉余獨如軀失手若車折軸而天所徒萬事一哭是惟勿説爾家何爲鶴髮在堂潛痛欲澌弱孱稚孤號擗失依有弟稚蒙誰與相持童指不服百務頹隳若何支存行路且悲老夫時往汪然涕垂維暮之春余伏山庵衰病沉淹彌月廢餤爾來自外

送言詮膳只聞其聲不覩其面顧言之懷如水滔滔爾歸不淹我心如熬云何以然是乃永訣英兒隨寓爲是教學相離纔旬人事倏變死生之際父子不見人理斯極言之腦塞平生罪積飽經逆毒今茲之痛人所罕有惡雖謏少情則失傾人之致喑幽淚漬襪髭彼兒累鑠我腸肚爾如有知想應於悒嗚乎已矣長言何益先壠之側幽宅載卜泉裏千秋魂庶其慰地家有忌藏未完旣權而且遽儀不及物豈曰無憾瞻聞俱慽不以筋力徒費心煎父事心情余未酬焉雖生卽死何嗟何辜八十衰喘朝暮且殊相會不遠

魂兮其須一倘長辭世事漚泭

訣亡子宗元文

冤乎痛矣而之寄於世今二十二余年已五十三余先有病數旬幾死而甦而呻痍七日而逝矣之殺活人向其錯斷五十者瀕死不死二十者而反闕焉家之禍福未可知也冤乎痛矣而生之明年丙辰而母氏逝而之哺母乳纔歲期生不識母之面母父之母日夜呱呱嚥飴濟如乳而之生亦艱矣哉而兄得年十一而夭而姊亦未笄而殤而父之所恃者惟爾及而冠而有室宜且有男克岐嶷余與慈氏奇愛之日

抱携戲嬉慈氏之側前年秋天降我割岐嶷者折慈氏棄世而之哭慈氏異乎人之哭父之毋其惟毋父之毋而不識其毋而然乎今而棄而父歸而毋其而不忍戀毋之情並而父如遺歟而之方病連呼慈氏惟願速化父子之恩亦重矣何其忍哉而殯之明日而叔隨之家無人焉而父餘生於何依賴累世遺業何所傳畀歟寃乎慟哉而毋氏血胤其無子遺于吾家歟以而毋氏之幽德天不釐一子以食其報惟厥罰在余躬寃乎痛矣吾家自先以文獻稱而頗不失吾家世類遺脉余懶於教迪且而多病惟望保命他

不顧也而能自力庶有進取之期且其介然心性足可保守家業余行負神明使而至此又不得保而子以承先人之緒余實爲之而又何尤冤乎痛矣前年七月寧而兒前五日瘞季君之嗣纔一旬葬而叔今又將奉慈氏柩車躐行東出而扶而棺哭從之設祖之前三日天又椓爾弟英達之命禍變游毒迄可少休猶未悔禍焉何哉骨肉之戚一猶難忍而前後六窆葬余一身人而忍當是歟而父其惟一惟無情物歟能眠食視聽猶人人而忍爲是歟一寸利刃嘗瞎割心肚若是而何能久於世也吾知朝暮見而於九

原之中而其無以揜我先歸爲悲也

墓誌銘

處士裵公墓誌銘

公諱星斗字樞伯其先盖達城人高麗佐命功臣玄慶之後也後世有諱應聰仕 宣廟朝壬辰亂守淸道招募義旅安集一方錄勳爲原從一等號安村鶴沙金先生狀其行是生諱尚益受業於寒崗先生文學爲士林推重官至通訓大夫全羅都事號癡巖是生諱幼華以孝行薦署官至禁府都事號八斯無子取族子爲嗣諱晉龍從仕郎是於公爲皇考妣孺人

金氏正郎尭欽之女繼妣孺人李氏士人世傑之女
祖妣淑人成氏郎定惠公稷之女也公生而俊爽異
凡兒其在襁褓定惠公見而奇之謂淑人曰此兒骨
相如此必振其家聲五歲遭金孺人憂哀慕號泣如
成人見者皆嗟歎出涕七歲受小學一聞音義通敏
警解不待課教能自力究索已知是書之爲最切於
人倫日用也禁府公重愛之及禁府公歿時公年甫
九歲不離殯側哭泣奠獻一隨長者未嘗有違戊辰
歲從仕公棄世公歠粥饌塩以終三年羸毁成疾遂
卒於家其年十月某日葬于郡東五里鶴峴卯坐之

原公生於　孝廟乙巳某月某日歿於　肅廟庚午七月六日得年纔二十六嗚呼惜哉公天資本美見解夙寤其居寔盡誠之行治書檢身之方已著於童穉之年而動合繩規無媿古人又其文藝早就不徒爲詞章誦習而已使其老壽加工充其志業則於君子所謂遠且大者亦庶幾焉豈不重可悲哉配孺人東萊鄭氏士人自重之女後公七年而歿祔于公之墓左無子女以仲弟星漢之子是禧爲嗣有二男一女銘曰

受中之責彝則是守暴棄無聞雖壽不壽嗟哉裴公

閑而不朽稱年盡分行宿德耆鶴山之陰有屹其塿
我銘斯藏維以詔後

遺事

宗大父茅山先生遺事

先生天姿英銳兒時從學於表兄荷塘先生與蒼雪先生同肄業蒼雪公作詩句已識體調先生常自視歉然時王考雙溪府君寓居閒州先生往省之仍留半歲淹讀通鑑一帙爛熟成誦於是文識日富歸與蒼雪公同遊作而才思湧出句法清奇蒼雪公驚歎以爲不可及先生於文眼目甚高不循古人軌範天

然獨到格力奇峻於詩尤得其簡潔清新之妙當時
流輩皆以爲莫及嘗曰吾東自羅麗以來至于我朝
間有文章傑然者而皆脫不得東人習氣其排布力
量終不及中華作者之一斑盖文章氣也而偏邦之
人受氣局自不透於大家關鍵也詩則或不無優入
晩會者而亦不多得生於吾東自期於不朽之文者
可謂妄也泰春兒時侍坐於隅有一少年來言曰往
候趙玉川丈於門外聞有讀書聲琅然不輟入門則
其丈止讀掩卷竊覵是韓文也其文之老而彌篤誠
後生所不可及也先生乃曰玉川之力讀韓文可謂

浪費衰精雖做得文章好詩何用之老境看讀莫如治心之書韓文恐不切也

先生燕居未嘗廢書而論孟庸學循環温讀至如詞章之書雖韓柳歐蘇不爲耽看

先生意想超然不循流俗對子孫雅言教詔惟修身制行之道至於功名利祿則絶不語及泰春十六歲時嘗科期村人皆治行泰春亦爲風聲所動請行于王考不見許泰春向壁而泣先生適來見之正色責之曰汝不讀論語學而優則仕之訓乎仕宦猶俟學優况科擧乎汝今科工未就故汝祖不許其赴汝當

恭受祖教益致工課以俟其優不比之爲妄生躁進之心志尚如此何可以遠大期之耶

先生於王考爲從父兄弟而友愛之情無異同胞老而彌篤日相對怡悅憂患喜樂與之同焉丁酉歲先君早世王考衰年痛割不自堪忍先生日夜同處慰勉備至及營窆許以先夫人塋下盈尺之地先期親往檢看窆事又出山下位田以助不給其至誠眷顧類多如此

先生性介疎於治家而爲先之事則用心勤摯蔚峽先山舊無臧獲先生經理辨備多置田庄且買守墓

之奴時歲莫掃之際無窘束之患
聞州蔚邑先塋距冢皆百里餘往來甚艱而一年一
省未嘗廢闕年淺之後亦然
先生見識超詣平日論議未嘗有動於浮言乙巳三
月疑艘登陸之說自寧海始起以爲倭寇猝至傳相
驚擾一日之間沿路數郡雲騰波沸至有婦女竄伏
山谷間或埋主藏貨時書院有考文事一縣長老咸
聚自宣城來者以賊鋒明日當到川城之書殺急傳
報擧座莫不恇惶失色或蒙生下不及之歎而先生
獨泰然不動據理而言曰方今南寇無警必不犯順

此乃荒唐之説不久當自息何其洶惕也歸家痛戒
子弟以鎭之故吾家獨晏然安坐不數日亂果定帖
每於月朔及望日早起率子弟諸宗展拜各家祠廟
因入內堂咸聚老少諸婦從容叙話雖幼少兒女亦
皆召致列坐問其所事諄諄有教

先生容貌峭古氣像清高望之直是峻截難攀而接
引訓誨之際藹然一團和氣與荷蒼龜翁三先生道
義交契自少甚密雖其言論風旨不爲苟同而趣向
大致終歸於一世稱川城四老

家狀

曾王考處士府君遺狀

恭定大王別子第二孝寧大君諱補生寶城君諱合生東陽正諱徐生江城都正諱堅孫生縣監諱孝彥追 贈左承旨生司諫院獻納諱景嵂以直諫名昭敬世號退憂堂事在趙龍洲所撰碣文生龍驤衛副護軍諱憘文行高潔落拓不羈號蓀庵生郡守諱晉哲清修有文章遺稿藏于家號雙溪是於府君爲皇考妣曰昌原黃氏貳相諱士祐之曾孫氷庫別提諱晛之女府君諱雲紀字瑞卿生於 莊穆王三年乙丑某月日卒於 彰孝王九年戊申三月十五日

享年四十四甲辰遭先大夫府君憂澌毁成疾沉綿
五歲而歿配眞城李氏吏曹參判松齋先生諱堣之
六世孫曾祖諱亨道祖諱縑有文章配興陽李氏吏
曹參判蒼石先生諱埈之女考諱裕後有文行早世
配清州鄭氏左議政藥圃先生諱琢之孫清風子諱
允穆之女墓在聞慶西面辰谷里東向之原考妣同
壠雙墓寔由林洪氏先兆主岡之後麓也不肖嘗聞
之先君曰府君十三始學學之三年文藝已就今詩
稿一卷在子孫句法雋爽茅山大爺嘗稱之曰叔父
於詩蓋天才也木齋洪公輓府君曰多君誠孝出天

眞詞藻翩翩更絕倫千古詩人因毁死向來誰有孝
于鰥不肖早孤無知識侍王考數十年未嘗以先古
事蹟仰質於讌誨之暇而遽抱終天之痛今於府君
之遺事誠昧昧焉無所取正隕心追慕痛恨愈切而
於祖妣則生卒年紀尚不能追記其言行事實將何
據掇拾而論撰之乎遂不敢別立狀辭只書其先系
歿日而並編於府君之狀嗚呼痛哉一男諱棟成娶
安東權氏生一男二女男即先君安適生員丁謙愼
士人裴是禧先君諱師尚娶咸陽朴氏生三男二女
男泰春萬春生員世春女士人丁志宣權思敬

王考處士府君遺狀

府君諱棟成字碩材又字仲搆號曰省齋 太宗別子孝寧大君諱補之九世孫 昭敬朝直臣諱景㗚之玄孫也曾祖諱[illegible]龍驤衛副護軍祖諱晉哲光海時釋褐入槐院始事 莊穆王高介潔貞官止郡守考諱雲紀有文行早世妣眞城李氏吏曹參判松齋先生諱堣之六世孫處士諱裕後之女也府君生於顯仁王十年己亥九月下八日丙子生十歲曾王考王母相繼而歿伯仲季皆早歿府君孤寄母家孑無依值辛亥大侵從一奴依於川城伯父公時年

十三伯父公篤加教養視以己子從兄茅山公友愛
隆至常與共寢餐及至成立伯父公醮而聘之於同
里處士權公諱滋寔冲齋先生諱撥之五世孫也夫
人柔嘉淑明甚得婦道伯父公仍劃田以資之於是
始有産業遂贅居焉至戊辰歲夫人棄世時先君甫
七歲伯姑九歲季姑纔免襁褓其年冬府君染痘疾
欲外姑金夫人至誠救治疾遂良已府君平日對子
孫言當時事未嘗不於邑曰聘母於我有慈母之恩
繼夫人豐川任氏處士諱世禎之女貞憲公諱權之
玄孫夫人克纘前人之德愛養稚孤順事府君家道

自此漸肥及先君成立服勤就養克盡幹蠱府君遂以家政聽之先君頤閒自適送老逍遙治園林植花竹與從兄茅山公怡然相樂於其中每於令節招邀杖屨飲酒以娛一時貴遊名勝多從之嘗名其齋曰日省以寓暮年修省之意蒼雪權公作記嘆媺之府君溫雅疎朗謹順遜約與物相裕而自飭恒若不足居家行事不出乎彝倫日用之則而見於聲音顏色者和而能簡潔而不隘使人望之可愛而敬是以人無怨惡而教行於家庭之間雅好幽適不樂芬華日端坐對冊課教兒孫閒暇蕭散享淸寒之樂三十餘

年丁酉夏先君即世而無他子弟不肖昆弟皆在孩
幼府君處之恬然不以爲懷自是無心幽玩撤去茅
堂花卉曰園林勝賞亦富貴事如吾薄命豈合爲此
遂杜門簡出勸教諸孫未嘗少懈暇則作程文以導
之間以前言往行反覆教誘又嘗切禁交遊曰不事
讀書徒交結朋遊不失其身者鮮矣不肖或夜讀不
倦輒忘寢坐聽或得雋課製喜見顏色呼先妣使見
之府君雖篤愛不肖尋常侍側未嘗示眷戀態每乘
其臚膳輒撫摩項背覺則使之誦讀府君才分甚高
詞藻簡雅少時一屈南省不復應舉晩更留意詩文

得趣輒吟茅山公稱之曰君詩高處吾所不及吾家無祿自僉樞公以來漂轉客寄文蹟散逸曾王考及先君皆早世世業寥落而幸府君與茅山公彌年壽康訓迪子孫又砥礪名行遹遵祖範每月朔望必晨起率諸宗祗謁家廟歷席中堂宗族諸婦序次拜謁子姓少長環侍聽戒古家遺風餘法至今在子孫者皆二祖教也凡爲二祖遺孫者其能無忝而不墜吾家孝謹之風歟府君卒於　上之四年丁未十二月十八日其年十月廿六夜述懷示不肖曰功名苦不早歲月如轉梭吾年迫七旬汝輩盡勤磨嗚呼此臨

年訓戒也詞意悽惋懇惻眷眷以功名期之而泫懽莫不及見死生大變必前兆自知者然耶嗚呼痛矣府君享年六十九墓在松生丁向之原階下以次祔者即前後二夫人之墓也有一男二女男即先君女長適生員丁謙慎次適士人裴是禧先君有三男秦春萬春世春萬春中庚申司馬二女丁志宣權思兢丁謙慎有三男志完志安志寬一女朴孝述裴是禧有二男憲佐憲佑一女鄭樽嗚呼府君雖早失怙恃零丁孤苦而能立家業以垂裕後昆是慈仁豈弟之德固宜丕迎天休晚年遭罹巳是人理之所不堪又

不能安樂壽考及其寢疾之時萬春隨先妣歸寧不肖獨在侍湯疾革之最尋醫而返已不及考終嗚呼痛矣前時無故侍側兄弟俱在歡樂嬉戲酒令親愛骨肉相繼棄背孤露獨存撫慕莫逮之痛到老逾切遂叙次平日濡染所及以寓僾然如見之感後世子孫庶可因此而求我祖範之萬一焉

祖妣孺人安東權氏遺狀

祖妣姓權氏其先永嘉人也永嘉之權自太師幸得姓以來凡九百有餘年世多達官聞人號爲大姓五世祖忠定公諱橃以貞忠大節歷事 恭僖榮靖恭

憲三朝載太史是生龍宮縣監諱東義是生義興縣
監諱采是生龍驤衛護軍諱尚節是生處士諱滋是
於祖妣爲皇考妣豐山金氏察訪諱昌祖之孫通德
郎諱時準之女祖妣生於　顯仁王八年丁酉某月
某日歿於　英烈王十四年戊辰三月二十一日享
年三十二墓在松坐洞南向原與祖考墳同岡階下
第二墳寔祖妣墓也嗚呼祖妣歿之時先君纔七歲
不肖生十四先君又下世我祖妣淑行懿德其詳歷
傳以詔遺孫今不肖將叙次先蹟而於祖妣事昧昧
如希古時其終闕而無傳歟嗚呼痛矣不肖兒時先

妣道先君之言曰丁氏婦典刑酷類先妣不肖亦猶
及見丁氏姑儀容纖長擧止嫺雅姿性簡潔晶粹至
今森然在目以是像想我祖妣容貌辭氣婉然是古
之賢婦人也凡爲祖妣之子孫者據此而擇之庶可
徵其柔德淳容歟不肖於此感懷逾切而增於悒遂
据先君稱歲思慕之言以爲祖妣狀

祖妣孺人豐川任氏遺狀

祖妣任夫人籍豐川 恭僖朝名臣貞憲公諱權之
六世孫也貞憲三世載名臣錄爲世顯姓曾祖諱慶
進從仕郎祖諱儛考諱世楨有文行配安東權氏考

諱盖三祖妣資性寬柔婉夷任氏旣世族古家遺訓在子孫習於心目又皇考處士公教養有法長則有賢行及笄歸于我祖考時先君姊妹俱孩幼失恃所親愛念飢寒疾痛者無人及祖妣歸始有母愛皆歡嬉忘其孤苦戀慕不忍斯須離一門内咸曰賢哉母也祖考素羸弱多疾凡飲食起居之節衣服寒燠之宜必竭誠適進以保養之又順承志意奉祭必以誠接人必以恭不以貧窶而有闕丁氏姑早殞有子女幷皆鞠養之尤篤憐其孤孫兒常置懷中不厭勤苦又篤仁好施䘏親戚屬待之如一聞人有善言善行

輒出涕歎嗟藹然其性也不肖兒時嘗見小篋中有
小學翻解一部以示諸孫曰此先考手筆所以教子
者也皆古人嘉言懿行雖女子不可不知時時教讀
女孫祖妣生於　彰孝王八年丁未十一月十六日
歿於　上之十五年己未九月十三日享年七十三
墓與祖考墳同原寔權夫人階下墳也嗚呼痛矣以
我祖妣仁德純行終未有血胤子孫古人云有德者
必有報何其舛哉今內外本支雖不繁能各保性命
以延後昆者皆我祖妣殷勤顧育之所遺也後世子
孫其可一日忘昊天罔極之恩耶嗚呼痛哉

先府君遺狀

先君諱師尚字士元初諱絅號月溪先祖曰孝寧大君諱補太支第二也與兄讓寧大君俱抗泰伯仲雍之節爲世所稱曾祖諱晉哲通訓大夫行瑞山郡守操履峻潔不苟諧世位不大進祖諱雲紀有文行早世考諱棟成隱德不顯妣安東權氏冲齋先生諱橃之五世孫處士諱滋之女繼妣豐川任氏貞憲公諱權之後處士諱世楨之女也先君生於 英烈王八年壬戌四月二十七日生七歲妣權夫人歿先君幼而多疾任夫人盡其止慈之愛至誠鞠養遂至成立

先君資性寬裕溫仁風儀頎如眉目秀朗文藝早著楷法亦精焉一時儕流之所推挹而見詡於先生長者吾家無祿曾王考羇贅早世王考幼孤漂轉世業寥落而王考恬靜養拙未嘗營立產業先君念親老家貧以餘力勤心經理克贍滫瀡之資奉先接賓亦無闕乏待人接物一出誠悃僕隸隣里咸得其歡心凡有所事莫不竭誠赴功而家道日肥當是時王考妣偕老康寧先君治家有法不肖男女五人嬉戲膝下一室內和樂熙熙時歲娛暇賓客坌集款晤永夕不肖自能食能言侍側十餘年間未嘗見有虞戚之

日人皆稱道先君之仁善宜享遐禧丁酉夏世春在
襁褓得驚悸疾疾漸危先君謂先妣曰苟活此兒寔
之福也盖以世春幼而儁爽也先君日夜焦心治之
及蘇先君繼遘始知爲時疹王考與王母率不肖暨
第而出避先妣獨與數隸診護六月二十五日先君
棄世嗚呼先君臨命呼僕詔之曰今吾已而汝其治
吾肂殮沐浴必須潔淨衣衾必須整齊暑月之壅不
可淹時且須忽忽殮不我一死之後家事無托汝其識
心服役毋使老親勤慮先妣平日常以是泣語不肖
不肖時無知識尚於悒隱痛至今遺言丁寧在耳當

時事歷歷在目爲終天至痛先妣嘗訓戒不肖曰而之先君困於貧窶雖不能專力進取文行志尚爲當世大人之所稱賞而等須體而先人心毋以祿祿持身以篤學做就爲期不肖無狀氣質魯下卒無所成萬春才譽夙著庚申秋選博士弟子聞喜曰先妣泣而拊背曰而能少遂先人之志未亡人獨見今日何以爲心也哉嗚呼痛矣先君事父母孝而勤處宗族和而敦嚴於居家信於交友所與遊皆一時之聞人韵士殁之日遠近聞者莫不流涕嗟悼雖皂隸下賤亦然及其葬也族舅蒼雪公哭之以詩曰嘉禾向晩

期成實碧蕙先秋遽隕芳正字權公夔誄之曰翩翩高舉皭濁世而無瑕謙謙自持行古道而不息粹然眉宇之如玉藹然風味之如蘭豈弟子諒之心盖出本性耿介清修之行殆絶其倫持身心以温恭不事邊幅待人一以誠愛無假皮毛志於學游於藝愼於言辭資實近道孝于親悌于長信于朋友行亦過人嗚呼此亦可以見先君懿行之萬一先君享年三十六王考旣傷割又以卜葬疚心宗大父茅山公悲憫之許其先夫人壙下以葬之卽蔚州蘆田之南向原也先妣咸陽朴氏天曹郎諱從鱗之七世孫處士諱

希賢之女先妣嫠孀四十餘年上奉舅姑下育諸孫
涕泣劬勞管攝内外能使家業不蹶間以課督諸孫
不至失學有子男三人泰春萬春世春女二人丁志
宣權思敬其壻也泰春前娶安東權氏處士諱正誼
之女生三男一女二男及女未成早殀一男宗元纔
冠而死只有遺腹女後娶義城金氏士人諱龍河之
女生二男三女一男二女早殀萬春娶原州邉氏處
士諱有建之女生二男三女男及一女殀以族子宗
榦爲嗣世春娶安東權氏士人諱蘊之女生一男三
女男殀後娶夏山成氏處士諱協寅之女生一男二

女丁志宣有二男長載器次未娶權思敬有二男昌慶章慶嗚呼先君仁厚之德宜其有年有位卒之濩落無成而嗇其壽又宜其餘慶之緜緜丁氏女靑年短折子姓殀閼又如是洊毒而萬春以先妣歿之歲十月逝去天道好德之報何其爽歟抑不肖孫行負神明而受其殃歟嗚呼不肖以刧餘殘喘死且無日恐一朝溘然則先君之懿德純行後世子孫何從以知之迺敢追記兒時見識之所及者與夫先妣涕泣之教略叙始終如是是惟存十一於千百遺子遺孫庶或因此而得其影響焉嗚呼痛矣

先妣孺人咸陽朴氏遺狀

先妣咸陽朴氏系出新羅高麗時有諱忠佐恭肅王以儒學顯入國朝世多聞人達士曾祖諱履華進士祖諱游有文行考諱希賢隱德不顯妣禮安李氏考諱民標龍驤衛副護軍先妣生於　英烈王七年辛酉十二月六日二十二歸于先君四十三年丁酉六月二十五日先君歿先妣與先君同裯僅十六年嗚呼痛哉先妣性簡而莊落落不苟不事婦人媚細事先君順適承意未嘗違忤居室之間相對恪慎十六年如一日先君下世王考年薄耆耋諸孫皆穉孩無

知先妣主管家事凡蒸嘗之需滫瀡之資必先時虔
備罔有虧闕王考患治不健滋味失宜輒不強進先
妣常躬適廚饌小心忠養王考進膳乃敢自飧賓客
日至或永夕款晤或倉卒責需而承命即辦顏色不
厭所進盤品咸適老人皆安意久留使王考之心懽
愉快適治家御僕斬斬有序不責小節雖親子孫未
嘗施姁姁之愛宗姻戚屬待之如一丁氏姑早殞諸
孫在王母膝下者篤施矜恤無間己子婢僕有罪不
少寬恕恩亦不衰方是時家口殷盛充庭滿廚先妣
親執饋事曲有恩意值辛亥大侵日作薔粥以活百

口而均濟隣里之飢者常曰家道和乖專由婦人余事先姑四十餘年未嘗一忤於先姑姊妹之間亦未嘗有怫而一室之内同心和睦又曰妬忌婦人之惡德一有此心非但於妾媵爲然雖娣姒姊妹常加狠疾讒言由起家道不寧豈非大可懼哉教育諸孤不使浪遊王考下世之後益加嚴課專心攻學而不使撓奪於冗幹雜務不肖兒時喜着小數與隣兒爲戲先妣泣且誡曰汝等早失慈父豈可效豪華家況先舅遺訓其忍忘諸時又答教之不以已冠而少假不肖兄弟皆嚴事之不敢以慢容褻語陳於先妣之前

微覸顏色先妣色降乃敢嬉笑惟我先妣慈母而兼嚴父之教訓廸不肖如是至焉而自幼及老蹉墜至意無一事可道不肖之罪可勝喻哉丙辰冬不肖忝耦有女年纔十二二子一在孩提一在襁褓先妣皆置之懷抱辛勤鞠養不避涸濕兒啼戀乳則日飴乳以噍之兒既長女教組紃男勸課讀未嘗以孤煢篤念而弛其訓提之方癸亥春丁氏妹來覲殞逝有二子方孩世春又有失母四兒先妣并皆收養之前後顧育内外凡九孫雖年幾長皆置膝下滿室稺孫啼呱喧嬉寢則爭衾襯體食則扶床競哺有不堪其苦

者面左顧右復不憚劬勞不肖罪積于天子及女相繼夭閱世春又喪其一子皆過於傷痛或至廢食先妣戒之曰死生壽夭命也何爲作此無益之悲徒傷其生而不顧老母之心乎男子有許多事如是其可期乎泰然不以爲慽加飧以勉不肖嗚呼生死憂樂隨遇安命而不爲戚戚動心令於先妣見之矣嗚呼先妣篤於孝友不肖兒時見渭陽使來則先妣奉王母手筆輒抆淚看下看畢奉弆篋笥思至則必出而泣讀王母年深之後歲必一覲未嘗以路遠多故而有廢庚戌夏王母下世舅氏兄弟一時俱歿窆堋之

節無人主管先妣與李氏從毋先期而進經紀大事克致無憾之誠李氏從毋孀居窮約漂寄無定乞基田以居之日夜湛樂老而逾深晝則賙濟疾則分痛隣人為之感歎乙亥冬李氏從毋有疾逾歲沉重先妣朝暮往候歸必涕泣曰女子各出吾老同處人所罕有幸吾兄翁至老相依今兄病如此後死獨存何以為心丙子夏家有沴氣盡室連染先妣出避仲男家至八月中先妣患疾識孝淺薄竟遭終天之痛卽八月二十五日也嗚呼痛矣先妣慈仁德厚通達識備愛育之恩不偏於子姓周徧之行不止於中饋敎

睦著於宗姻訓誡嚴於家庭閨門仰爲儀則隣里服其誠信夫族四德而潔百行爲女中之君子者非先妣之謂乎又嘗眷眷於不肖兄弟科業戒之曰先舅平日期待汝等汝等須體先意誠心篤做成功在天惟當盡吾之所當爲已而不肖兄弟或深夜讀書輒親持食物以饋之曰得無飢乎聞有科期則預備資具以待之雖歉辰匱節未嘗以無貲停行凡係科事必親自辦措不使婢僕不肖兄弟屢中蔡觧輒屈南省則曰小成亦天也豈可妄覬其勿沮氣益倍其工爲士赴擧士之職也嗚呼先妣沒於慮後嘗曰無毋

諸孫雖各有父不見慈母曲愛之情豈非可憐遂經紀私物以畀之宗元以穉裸幼孤艱難成長尤可矜念凡栢棬手中之物皆別貯藏中曰他日將以賜宗元之婦及宗元有室而宜且有丈夫子先妣渙以爲喜而奇愛之曰此未亡人慶也丙子夏先妣在寓之日宗元之兒以毒痢夭宗元亦以其年十月死天之不報我先妣仁厚之德何其薄哉嗚呼痛矣先妣享年七十六先妣平日嘗語不肖曰而之先人之葬棺不用漆我死凡附於身者無踰前卷以安已化者心又以先君絹衣一襲遺之曰須以此納于棺以贊下

從而無以非禮而不爲也遂遵治命殮用白棺遺服納于絞衾之上以明年四月十八日權窆于文山下鷲庵之西麓先妣耋艾之年鬑面童髮視聽不衰起居康健手不釋組紃疾病之日猶强進饘餌而神精不減惟諄諄語幼孫冤死不已無一言以遺不肖疾革數日遽至大故嗚呼痛矣先妣有子男三人女婿二人丁氏女並其夫先已夭閔仲男萬春持先妣喪皇皇三月而逝今不肖孤與季弟世春權氏孀妹苟延頑命奄過七年而形容寢遠謦咳莫追懿德純行之可傳於來裔者恐逾久而逾失乃敢涕泣哀述以

示二弟亦以垂後世子孫老病遺忘雖未能備述然像想儀形而不可及者即此而求之則庶幾有僾然羹墻之慕而少慰焉爾

春村先生文集卷之三

春村先生文集卷之四

附錄

行狀

思潤與春村公同里閈且有先人契誼日造其門候起居公以潤粗辨豕亥受知甚厚及病且殆以其遺集見屬顧其事太鄭重未敢日公之孫玄祚又以遺事示潤且泣而語曰吾王考懿德媺行丈人之所知也宜可表顯於世而伏而不耀且歲月滋久先輩之知吾王考者落落如晨星惟丈人在失今不圖將泯泯焉終無徵也顧丈人幸有以詔之也玄祚請奉而

謁銘於有言之君子也顧潤非其任者雖不敢作爲人文字乎昔荷公謬知得托不玆今猗玄祚之請又終始固拒是辜負公知遇之恩又無以塞慈孫血懇遂不揆僭妄謹撰次世系事實如左以備秉筆者採擇焉公諱泰春字通甫春村其號也惟我　恭定大王有三子其仲即孝寧大君諱補也與兄讓寧俱有隱德微揜父志托迹方外遜位　英廟褒德虞仲其後珪組相聯世有聞人而皆以清名直節見於時飛不盡翰四世祖諱晉哲號雙溪早登第知郡事亦爲黨人所甚謝事始落南居于聞州之大嶺下襪又能

居于福州之川城縣遂爲安東人曾祖諱雲紀早世
祖諱棟成號日省蒼雪權公記其行考諱師尚號月
溪性清修高潔爲朋輩所欽推不幸早世人皆惜之
妣咸陽朴氏天曹郎諱從鏻之七世孫處士諱希賢
之女 英烈王三十年甲申八月十二日生公幼而
器度寬裕骨相豊偉公之宗大父茅山公素有藻鑑
嘗拊背歎賞曰吾家風範賴此兒不墜早孤兄弟三
人公居長及就學外而日省公教督嚴內而母夫人
有孟母之賢總執家事不煩以務惟文學是勸公亦
能婉娩聽從凡博奕遊戲之事一不敢近日以翰墨

爲事文詞大進甫成童已有能聲年十六當大比朋輩皆赴擧公亦欲觀光茅山公諷止之蓋公之才足以應擧而茅翁止之者以其期待不止於小成故也仲氏穎銳夙達公與之同被共硯互相磨礱不待游學而麗澤之資自足於家庭之內是以學日益博藝日益精凡鄕解或聯璧或連榜殆無虛歲人以爲榮而公不自多益大肆力遂成巨儒儒林間文字多出公手其見推於人如此庚申仲氏公登上庠公於功名非數數者猶不廢擧曰親意欲之我不敢自專爲吾所當爲以俟命而已丙子丁內艱哀毁踰禮幾至

滅性居數月以時沴失家督殯殮纔畢上舍公繼殞公迺曰吾不自愛與之俱滅則大小喪制誰復爲之遂自節抑料理尸具營窆哭臨之節式禮無愆人以爲難服闋不復以進取爲心歎曰吾所以僶俛應擧者爲親故也今親不在而誰爲寧從吾所好也日以文墨自娛非甚病未嘗釋手也晩年又潑味吾儒家語俯讀仰思必究其旨常歎曰至味在此而吾恨不早悟虛費半生心力取羣聖賢要語括之屋壁末乃自署曰雖不得名師畏友以考德而問業道備於我又其說具在方冊苟吾篤志何患不得昔衛武公年

九十有五猶作抑戒以自警豈可以年之既耄而自
畫哉時公年幾八十而其自厲如此公平生不爲矯
厲之行刻削之論又好客善飲酒有客至則不問親
疎必開門歡迎有酒無沽期在輒醉醉或微露風情
間以善謔人皆樂附戶外屨常滿焉一日有客過焉
公爲之止宿接待款厚其人沽酒於肆以餉公公笑
曰主人不能酬客客反酬主是何義也固辭不飲客
執爵强進曰吾見丈人多矣未嘗見如主人丈者也
客雖以求乞爲生亦豈無以飲食之之誠乎公不得
已飲之還其直不受而去中身以前母夫人尚無恙

兄弟姊妹子姪充堂行宇怡愉和悅人以福家稱之比及晩年家禍孔酷凡骨肉之係公憑倚者擧皆剝喪公巋然孤畸誠人理之所難耐公雖妖蕩自持不爲悒悒狀而心膓實潛疚而暗鑠也由是得關膈症有時猝劇痛先範之駿徵恐後人之罔階上自高曾傍及兄弟姊妹各修遺事以寓懷李氏公亦無子惟有兩幼女在公取而養之於家及笄具粧奩以嫁又欲爲之立后聞金谷宗氏家有兒當暑欲自往族人悶其老而生病也尼之皆不聽扶曳寸進相持月餘輿疾還家沉綿數月雖不再擧而前後書疏無非剌

骨語卒以得請蓋亦公誠意所感也十月二十七日
竟以是疾終于正寢享年八十二與後夫人同窆于
文山負亥之原公風流篤厚言論和平平生不爲己
甚底事故人亦無怨嗔之言又其孝友篤至母夫人
性嚴有法度非其道不少假借而公能克謹克戒致
悅其心日與兄弟姊妹環侍膝下雜以詼諧以順適
其意於兄弟也常翕如也雖與析箸而未嘗有私財
此則人人之所共公誦者若其家裏零行瑣節雖不
可詳知竊嘗耳之於傳誦之口公於門内或有乖爭
之端則必援引義理至誠曉諭使自感悟卒歸和平

其訓子孫則必戒其褊滯而勉以寬洪又常擧示牧
不求四箇字語之曰大丈夫當以此爲心此則齊家
訓子之大槩也若言其隱工則於庸學二書尤致意
晝讀夜誦周而復始至於臨化之夕亦誦誠意一章
噫年齡已迫死亡無日而猶念念不置非至篤好何
能如此於此亦可驗我公平日之所養尚其韙哉公
先大人月溪公與澗王考無爲齋公爲道義交公能
遹追先誼施及後生每見澗輒娓娓道舊事且與之
文談也嘗曰夫辭達而已矣何庸險語奇字以塗人
耳目爲哉今讀其文果平鋪理勝無險崛語詩亦沖

澹有味眞有德者之言也今其遺集藏于家嗚呼公之行誼文章足以顯名當世潑仁厚德足以享得綸綬而魔蝎戲命若死蓬蒿旣不贏躬又不裕後公凡再聘前配安東權公諱正誼之女後配開韶金公諱龍河之女前後舉子女不爲不多而皆不育惟有一男一女男名宗元權氏出也女適務安朴春權金氏出也亦皆先公夭逝公歿之日未有一箇血肉扶襄而哭玄祚以過房之孫終始致孝生而克其養歿而乞其狀公之食報其在斯乎吁其可悲也已

乙卯春三月辛酉契家子將仕郎前行童蒙教官權

思潤謹狀

輓詞　　朴申慶

去歲中秋月優輿門外至此老胡爲來迎坐笑相視
不見已十載容顔未全瘁雖則未全瘁今年八十二
云胡不自愛此行應有爲答云誠有爲欲說更長喟
吾季死無後餒鬼久無寄不死有老兄那忍不爲地
此間多吾李應念百代誼吾將盡吾誠不得誓不置
誰無十指愛了決良不易相持半月餘悒悒空回轡
俄報疾勢侵此豈纍怖祟居然巷間空不愁嗟天意
君家昔多人克衍世所企如何殄瘁盡忽若霜葉墜

濟濟三昆季而無一血嗣螟孫奉遺語衰袂濕涕泗
有誰不爲動祖意爾能遂三房共一幷憂虞可相庇
無恙舊堂構依舊吉蠲饎持此慰君多因遂寄我淚
內外弟兄親人孰無此懿含此姑勿道莫逆自少稺
踈狂與尾厚不嫌臭味異吾腦溢古意子瞫醲醇氣
娓娓話今昔往往雜嘲戲談經與論文聽雞因忘睡
那能無參差捍拒互疵議犂然久相當欲背旋復比
知己古固有曠世乃一値君我獨何幸生倂仍交臂
中歲各老大命駕難取次落落曉天星相望如相避
尙記前秋會𠈁顏猶數賦臨分各丁寧後期天應畀

奄忽在斯須良覿永無自海內零落盡窮廬但孤欷
澆漓此世界何處見德器熏熏昔風味早已書紳識
川城坐寥落文山失舊翠誰不悼云亡應有議私謚
伊昔胠篋讀颯颯見風致惜哉盛世文無人味大羹
朱絃且莫奏淫哇方恣雎後人善護藏賞音會相嗜
素車一何遲東望徒悲媿一掬知音淚未灑白楊隧
牙絃斷已久郢斤甘終閟哀詩五百字寫以老淚漬

又　權重崙

唐宋文章伯仲間圖書四壁養清閒劉蕡飮墨才非
罪鄧子無兒命所關憂慽何曾移素守遐齡能得住

朱顔堪憐十丈靑霞氣入與同埋太白山

又　　權思勗

淅淅復淅淅歲暮北風急窮陰鎖邱壑欒樹巋然立軒窓閉白日大翁無出八大翁何處去緬思我懷悒偉哉大君後華實備以藏春風栢在面錦繡爲我腸江淹夢綵筆曹劉列垣墻詞壇倚大幟風雨驟筆端遂觀洞千古耽賾極皇盤定可需當世置之承明樓柰何風塵世憎命與仇謀常枝折名園左對空鳩洲兩兩庭前玉靑山幾埋冤終然好氣象困此倚伏門那爲慽慽事不學斷腸猿一聽天所命相隨有酒罇

文山月初出梧溪水正肥間區占廣野曠懷掃塵機
翛然復翛然憂樂百年何新篇響珠璣篇成即自哦
抑我壯年志伴此東籬花良朋自西東野蔬問幾盤
且可留於我不復慮壺乾相會每相笑隨處盡歡顏
至性元惇厚訓誨心弛彎溪齋坐臯比學臭儘如蘭
名關已透却溪雲杳世間臯鶴本沸迴機心定應無
焉能與流輩低回事皮膚窮年以素履衰白信乾坤
自知我有主下惠寧避喧憶昔門楣日伯父一女歸
因緣似藤葛乘龍欄生輝光子有自別道義以不違
巖亭好明月高駕踰金轍有時鷲嶺寺仙輿送斜暉

綢繆互勉勵張弛弦與韋秋風動古壑至音闃渺徵
至今二十年往蜀尙依依小子偏愚陋幾年荷芬菲
嗚呼其已矣今又鶴馭飛門巷一已空士林咸咨唏
螟蛉極孤孑三殯一何哀禍福吾難詰報施若此乖
平生江海思飄散浩刼灰精爽遊何處風儀邈難廻
文章在箱篋光價燦瓊瑰子雲渺何代黼黻空藻瓃
剡湖昔棹舟高興和丹臺大道容無能剪拂及駑駘
於今一唾重郢雪落松萊寒燈照梅室此意倚誰裁
惻惻長惻惻人間昔夢悲萬感莫可盡落日拜豐碑

又　權應度

碩德山林在全歸九耋年持身無適莫處世隨方圓
陳寔宜鄉里陶潛詠葛天淋漓好氣象猶想笑談筵
在世元無數天何賦命偏文章空老蠹骨肉已重泉
曠視眞高士童顏若老仙籃輿難再舉回首涕泫然

又　成彦根

濩落平生且莫悲高齡厚德亦天禧百年歌哭皆詩
料萬事消長任酒巵柳下風敦千載薄淹中文起一
代衰傷心最是門前櫟猶向東風細細吹

又　金相斅

文獻川城幾百年休休一老獨巋然茅山家學身心

得南野交情簡牘傳翰墨達場名下士杯罇到處飲
中仙丹卯昨夜文星晦慟哭斜陽欲暮天

又　　　　　　　　　　　　　　　　權思浩

忝君得御望如仙杖屨吾鄕八十年入眼青山罇酒
外滿頭白髮案書有太丘醇德人皆醉邵氏風流世
共傳乘化飄然遊岱日不須憂戚說桑田

川城人物近消磨又哭公亡可柰何文獻酉山先德
遠衣冠海邑古卯多獨留魯殿扶頹俗忽報莊舟付
逝波菽粟文章餘篋裏誰能收拾好編摩

又　　　　　　　　　　　　　　　　權思溥

前輩盡凋落惟公尚典刑高標霞後見踈韻雨中聽
獨學晴窻几深窮白首經嗚呼天不慭魯殿竟頹零
地下皆先友人間獨此翁世方趨末俗身欲挽淳風
尚賴扶持力那無詔牖功一朝隨大化吾黨失楷模
以公之厚德其命也還奇濺淚桑成海寬心酒與詩
容顏猶不改筋力未全衰君子應堅忍吾人可表師
吾家曾立雪先子獨知音契比金蘭客磨仍道義深
郢人雖寢質稀絕不孫心杖屨今何處海山倘和琴
歎息有今日如何無怨天詞林長已矣南氣忽蕭然
絳帳虛西席丹邱失老仙事多猶未了臨化少遐年

又　李級

聞說龍吟歸寂寥年來耆舊太蕭條文章憎達嫌羅隱命道尤天思孟郊長物平生惟齒德眞遊何處去逍遙川城不是無人巷誰復如公扶漢霄

自少追遊躡後塵年前洞舍起居伸終然一別成千古薤露淒悲淚滿巾

又　族姪宗植

公在文山重公歿文山輕九原如可作百身贖此行先型日以遠後生更誰依扶疎櫟樹下無復長者騑

祭文　金熙成

嗚呼惟公性質愷悌氣度和柔金精而剛玉尹而孚
從容問學絕意浮躁神明內腴英華外彪早承詩禮
芻豢墳籍百家羣言搜抉貫徹森列在眼磊落載腹
研燈煤積點牀梅發沿洄溯源泛泛珍筏發焉文章
理到辭約脫去陳腐刋落柔脆偏及時務左右無闕
韡韡棣萼世稱荀龍戰藝千軍勁敵皆空擬騁亨衢
大展才猷一何蹭蹬命與仇謀卞和三刖楚國之羞
齊韓不第有司之尤公何病哉人所嗟惜況自中歲
禍厄相加夢斷春草淚沾西河晚來光景一何悲涼
手撫螟孫相依為命人理之極公以達觀付諸蒼蒼

不作慽顔非公誰能可驗所蘊念洎進取樂我敎育
一區烟月萬架牙軸朝焉灌圃夕焉焚膏時因興到
隨遇遣懷短篇長篇散朗蕭疎齋前小櫟歲暮襟期
優哉游哉永矢不諼白髮韶顔燁若仙眞鄕邦所庥
仰如魯觀天不憖遺海籌遽促倀倀後生於何考悳
惟我先人與公分深不設畦畛其交以心討論情素
商量文字白首相對竟夜移晷小子無狀遭變客館
扶櫬北還痛若族親十韵誄語一字千涕從玆以往
撫我偏至先君之思諄諄敎戒每拜牀下感舊有淚
小子何忘銘在心肝只緣誠淺拜未源源日公病革

我有南轄淹滯旬月遂失一訣小子所痛公亦爲悲
跳九不停卽遂有期蔚彼銀鳳杖屨所遊距家牛鳴
山明水回卜云其臧延欽相會靈輀載引萬事幻花
想像疇昔知有如無茫茫此世何處更拜虛堂寥落
物色增懷獨留寒月流照梅窓香之升矣惟我之誠
酒之盈矣惟我之淚失聲拜訣公庶歆我

又　權思潤

嗚呼人無者惪鄕里爲輕醜美相競各自分庭是非
囂然誰之證評幸而我公歸然魯靈年逾八耋視聽
惟精不激不隨濟以和平坐鎭淆俗無踰老成況其

詞華可與文衡揚古抗今談詩說經誨諭諄諄爲厭
師程間以善謔微露風情賢愚同得戶外屨盈豈伊
公族里閈爲榮謂言難老惠我後生如何不淑遽爾
逝傾嗟公所遭人亦涕零壓舟未移桑海遽更悽凉
一壑白首孤煢人非木石寧不吁嚀雖則理遣實惟
沉冥畀之何厚命何不贏顧余小子出入門屛豈惟
鄰好世交與并不我介外謂我識丁公言不朽弆在
巾籯猥荷謬許如山負鍂吾豈敢爾心則斯銘屬玆
啓辰載陳翣旌衣冠永厝邈矣典刑凡有疑義誰與
講明提耳之教不可復聆緬懷疇曩有淚斜横敬酹

一鶴慶敬哉誠

又　　趙德立

嗚呼悳渥夜晦君子云亡風度如在典刑誰憑不造予躬不售于時八十三年徒然布衣大川喬嶽龍亡虎逝小子後生于何考緒於乎小子謬託先契厚陪杖屨猥賜色笑山陰故事于華于鸞約言已就奄至不淑歛其琴瑟歸于一郎公又奚憾我懷悠悠春山斷麓士林齊會物薄情腆一哭而退

又　　朴申慶

嗚呼送公哭公如昨日事轉頭荏苒春祥已至人世

多故尚未甯謅誄句五十粗露膈臆其業竟者敘手
奠文帶送涕淚替聲以宣以公尾厚宜享遐祿而不
一值只得頤耋以公文學何施不宜而不用世頓憾
低垂妒才剋仁天意孰知靈光獨存門戶虛凉無孫
有孫屬汝丞嘗鬼無所歸阿季是悲百里躡蹶誰肯
割慈始而未竟孫能遂之三房鼎居無恙舊宅是為
能塞後死之責顧此無祿何辜于天殤鬼在夢今一
亡年才求嗣孫冠作有期世味久盡始復生滋人生
于世圓滿者誰有無血胤何必多較若敖之祀庶免
不孝公我情地一何類之而可相賀亦可相悲窮廬

歲晏百感交集海內零落久已啜泣今又失公我懷焉薄雖有古意待誰相告雖有好懷爲誰而陳雞窓軟語已作前塵畢此餘日復誰知我低眉泯默只得學啞待到春妍準擬策羸世故多端其又可期東望傷神有隕如泉幽明隱痛有死方瘞精爽不昧庶其歆旃

又

族姪宗迪

我家南來嶺外孤秋雙溪懿烈邈矣難繼茅爺遺範寢以隤替幸而有公克昕前軌孝友爲政衰飡詩禮推以接物溫厚遜悌種學織文蔚爲大儒妙齡聲發

電掣風驅青雲平步門望人期竟不大售時命之巇
中歲運剝屯難何奇鴒原痛疊西河淚漸公惟抑遣
一任天劑堪人不堪可驗學力劬書益勵老至忘食
探賾經史鑽研閩洛充養旣至符彩外發韶顏白髮
燁若老鶴居然九耋筋力靡罷行不須杖坐不憑几
謂享期頤永庇諸族何天不憖奄啓手足小子多辜
先人早世惸惸含恤弱植霜餘公悶偏苦鞠愛周至
依仰靈光以事父事時拜軒屛頻垂教戒教戒維何
曰惟敦睦援引古先恐或墜厥縱不體行于心佩服
今焉失公於何考德風儀漸遠教誨邦閒哀此餘生

其胥淪喪寧不痛泣哉運之蹶嗚公厚惠報施何戾閭盡桑海餘禍又締哭婦寒儷曾未周歲白首血泣潛消瘖疾一疾之醫命也難究日月有期青鳥載卜雙旋後先雲日錯莫一山同隧九原調瑟在公何憾後生之恫矣此菲忱敢薦泂酌靈其不昧庶賜歆格

右集先生所手編而屬我信天大爺著也其後又再經手而三易本分爲六卷傳寫之際不無聲近字似之誤今年春與二三同志更加讐校約之爲四卷盖從簡示父之意也於是先生嗣孫命周甫與其族兄瓚周氏募工繡雙溪茅山兩先生集先

生遺集次第踵成因忽念吾曩時嘗拜桑翁於病
革中翁汪然出涕曰吾年薄七旬死亦何憾曾王
考遺稿尚在巾衍中歸不瞑目矣到今追惟耿耿
若昨日耳聞而倏已三十星霜矣顧余晚生幸而
無死獲忝今日之役惡得無誰昔之感耶於乎先
生學行之篤文詞之富信爺之狀盡之矣小子何
述焉而古人所謂三不朽信知其非虛言也遂不
揆僭越略記顛末以附卷端歲玄馬端陽月永嘉
權載璞謹識

春村先生文集卷之四終